皇清經解續編

叶二甘
698
122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六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一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易論

易卜筮之書也六經皆聖人所作然未有無所用而作之者書與春秋左右史掌之以記得失奉諱惡詩則天子巡狩太史陳之以觀民風禮樂則大宗伯大司樂掌之其行之在郊廟燕饗冠昏喪祭有一書必設一官累代傳之以爲掌故而樂正因以教國子焉若乃空著一書傳諸其人而曰吾以明道也此後代儒生所爲不可以語古聖王之著作也今夫易之爲用卜筮是已其官則太卜筮人是已如古而無卜筮雖不作易可也按文王世子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古之造

士以詩書禮樂未聞其以易也今之說者曰以卜筮言易是輕
視易而重視卜筮也爲此言者不知易且不知卜筮卜筮者先
聖王之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儀禮十七篇於日則筮之於賓則筮之無
卜筮則禮樂不興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也而稽疑居其一
今以卜筮爲衒士之學豈知卜筮者哉古之善言易者有不著
之筮有不筮之占伯廖以豐之離決曼滿之死知莊子以師之
臨決毚子之敗此不著之筮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
而已矣此不筮之占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讀易者兼此二法要未有舍卜筮而言易者且古
者卜筮皆有書卜之書曰原兆玉兆瓦兆筮之書曰連山歸藏
周易假使其書盡在其精奧當不減于易今人但知有易則以
爲古聖之書未有奇於此者亦見其識之淺狹也自十翼既成
易遂與詩書禮樂並列然其爲卜筮之書則自若也蓋讀經之
法與讀論語孝經異論語孝經空言義理之書也六經則各有
名物制度不明乎天文地理圖書律呂不可以讀書不明乎山
川谿谷鳥獸艸木不可以讀詩不明乎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
不可以讀春秋夫易之異於他經者在數不在理以理言易則
易與論語孝經無異讀論語孝經足矣何讀易爲今人但知讀
詩不知誦詩但知讀禮不知執禮但知讀易不知占易以是爲
經學其古人之糟粕也夫

規矩準繩說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又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是則規矩準繩各爲一器後世失其制但以作員形便謂之規作方形便謂之矩或訓規矩爲法算家又訓矩爲表而古法湮矣惟毛詩沔水箋云規正員之器也楊倞注荀子不苟篇云矩正方之器也二語稍見分曉始知規矩是器名然猶未詳其制也後讀小司馬史記禮書索隱曰矩曲尺也然後其制了然爲之一快夫曲尺者近代木工所用初以爲世俗之稱觀於索隱始知其來已久以是爲矩之遺制故非臆說予嘗以此釋周髀首章與西人之矩度大同小異別有矩說一卷此不具論惟規制未有明義西人有比例規形似并夾疑非古式予嘗創意爲之按太元周首云植中樞周無隅考工記匠人建國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視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管子宙合篇云多備規軸漢書律厤志云衡運坐規其法鑄銅爲規員徑約二寸餘於規之中央植樞爲樞謂之槷長可四寸徑可二三分中圍稍大槷傍橫出者爲軸軸謂之衡長半寸許首爲環以貫槷末接以竹竹之長短視員徑之大小故規軸必多備也竹端置筆運之則成員矣若員小於規則拔其槷用之故槷不必與規連體也此其大略也其細微曲折則於成器時再斟酌焉準之用水繩之用繩理易明也而用水繩亦各有其器準者所謂水平也偶讀太白陰經卷四水攻具篇得水平之制其說曰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

深一寸三分池閒相去一尺五寸中閒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匡厚三分連齒一作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爲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齊平齊上一有三齒二字以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此二字一本作上字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版黑映齊平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承則山岡溝澗水源高下深淺可以分寸爲度已上太白陰經之說亦見通典一百六十卷及御覽三百廿一卷字句略有異同今參取之觀此可考見準之遺制或稍爲變通止通作一池注水令滿視水之四邊俱齊槽面則槽自平矣若欲望遠則於數十步外目力所及樹一表表端置一規可徑三尺又於槽之一端並置兩規三規俱須極員人於一端睇望欲令高不見水低不蝕規則槽與所望參平矣繩則考工疏言之鄭注匠人云立植而縣疏云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蓋四畔皆附繩則無不正矣此用繩之道也繩須細而柔數繩總爲一綱下皆用重物垂之若就平面取直則須用墨故曰繩墨誠陳

古文尚書辨

辨古文尚書者眾矣予又得三事列之如左古文尚書與儀禮同出孔壁其蹤跡之顯晦亦相似尚書出孔壁者爲古文伏生

所傳者爲今文猶儀禮出魯淹中者爲古文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也書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絕無師說謂之逸書（書疏卷二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據此謂馬融不見古文非是）猶儀禮古文比今文多三十九篇絕無師說謂之逸禮也（儀禮士冠禮疏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逸者非亡失之謂絕無師說卽謂之逸先儒怪康成力崇古學而所注尚書其篇數與三家同吾嘗讀儀禮注而得其故夫鄭注儀禮固參用古今文者也其篇數與高堂生同於三十九篇一無所說謂鄭氏不見逸禮則鄭注所引若中霤禮朝貢禮天子巡狩禮王居明堂禮禘於太廟禮大抵皆逸禮也見之而不爲作注則以其絕無師說不敢妄爲之說愼之至也其於書亦猶是矣雖宗古文而雜以今文（見隋志）猶儀禮之兼用古今文也篇數與三

家同猶儀禮篇數與高堂生同也其注書序備列十六篇之目又言武成一篇亡於建武之時（並見書疏）詩箋引肩征厥箠元黃是鄭於逸書未必不見見而不錄猶儀禮之不錄逸禮也先儒不疑禮而疑書何哉說者謂東京古文傳自杜林非也東漢傳古文者二家其一孔氏孔僖傳曰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其一賈氏賈逵傳曰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是也馬鄭之學皆出於達自安國八傳而至康成授受之明無逾於此與杜林何與焉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按古文尚書乃四十六卷今林所得纔一卷耳傳一卷書謂有關於全經之授受可乎不可乎書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遷固書考之不然史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

讀之因以起其家得多十六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不言作傳
漢書藝文志曰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亦不言作傳
然則志所稱四十六卷誰氏之書乎曰此經也非傳也前漢經
傳別行志序六藝率先經後傳以尚書言之首列尚書古文經
四十六卷此古文經也下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又云
歐陽經三十二卷此今文經也次乃列傳四十一篇則伏生書
也又次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
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則三家之傳也使安國
果作傳必應與經別行志何爲不著其自乎且安國非特不爲
尚書作傳並不爲論語孝經作傳孝經傳唐人知其僞矣何晏
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今不傳不傳謂世無習之者

非謂其書亡也集解中引孔說甚多按集解末有鄭沖姓名此卽傳古文尚書者也竊謂論語傳亦僞書何以知之以漢志所無是以知之鄉僻無書未知此三事先儒曾議及否姑存以質諸好古者

尚書論

東漢古文尚書非出杜林予既論之矣前漢杜鄴傳云鄴子林清靜好古其正文字過於鄴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然則杜林乃小學家之祖非古文尚書家之祖也袁宏後漢紀稱林嘗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又以所得古文尚書一卷示衛宏等曰林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耶是道不墜於地矣夫所謂古文之學者對篆隸之學而言也世人競尚篆隸故古文之學將絕也其言此道及是道者義亦

相同蓋經學家所傳之古文但傳經義耳至於字體俱用隸古非復漆書之舊故林得漆書而寶愛之寶愛其字非寶愛其文也此與衛恒得汲冢論楚事者一卷而竊悅之同意於經學毫無所涉范書載林與衛宏語改此道將絕爲斯經將絕則竟以道字屬經然則賈景伯父子所讀者非斯經乎孔氏子孫自安國至僖累世相傳者亦非斯經乎一字之改貽誤非淺康成書贊云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直言衛賈馬不及杜林則東京傳古文尚書者不由杜林可知宏又嘗奉詔定古文官書蓋宏亦精於小學者宏之小學則受於林也藝文志云古文尚書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注引鄭氏書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請問所亡之篇可得考乎曰可書疏云武成一篇建武之際亡或以此當之非也班氏藝文志爲西京而作也七略所錄經赤眉之亂不必盡存而班氏備載無遺明爲西京而作也史籀十五篇注云建武時亡六篇矣然則史籀自建武以後僅存九篇而志仍大書史籀十五篇明爲西京而作也武成亡於建武之際則西京之末猶未嘗亡（律麻志引武成）烏得豫除其籍哉又揚雄曰酒誥之篇俄空焉此則在西京之末以當書贊所稱較勝前說然而猶未可也古文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鄭注書序有明義焉蓋鄭氏親見古文故言之鑿鑿如此此五十八篇合爲一卷餘皆以一篇爲一卷亡其一篇卽亡其一卷矣今云四十六卷而卷數無缺則所亡者非武成亦非酒誥也或曰漢志所謂四十六卷蓋併書序計之也其云五十七

篇則專計經文也夫卷數必與篇數相應今於卷數則併序計之於篇數則專計經文豈著錄之體乎然則所亡之篇可知矣必數篇合爲一卷者數篇合爲一卷則不能以一篇之亡遽廢一卷然盤庚三篇泰誓三篇鄭氏注之固不亡也然則所亡者其九其九篇之一歟

伏生所傳二十八篇而已藝文志曰經二十九卷舊說以爲僞泰誓一篇從後增入至秀水朱氏則曰其一篇蓋序也按別錄云武帝末得泰誓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當兩漢時古文不立博士所謂博士者皆今文之學也則今文經當有泰誓矣而古文五十七篇中亦有泰誓蓋漢儒好言災異火復鵩流之說頗涉神怪固時人所樂道者故書甫出而今文古文兩家爭傳之然則今文之二十九卷當數泰誓明矣或曰漢儒以序爲孔子作與經並尊何以志藝文者獨缺其目曰非缺也蓋附於泰誓之後而其爲一卷耳法言十三卷其序卽附於十三卷之末豈非擬書序而作者乎

鄭氏於古文篇卷名目言之歷歷蓋五十八篇至是始有明文未知前此諸儒有言之者否儒林傳云得多十六篇若非鄭氏言之何以知十六篇者本實二十四篇而爲十六卷也藝文志云爲五十七篇若非鄭氏言之何以知本實五十八篇後亡其一故五十七也然四十六與五十八之數併僞泰誓計之也當初出魯壁時實止四十五卷爲五十七篇耳王肅僞造古文雖次序名目與鄭不同而卷數篇數悉與鄭合蓋知其說之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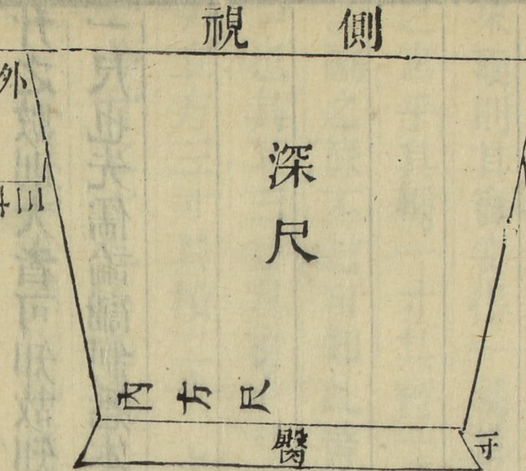
自而不敢更張以欺世也蕭謂壁經原有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則仍與舊說不合而於史記所謂多十六篇者遂無說以處之作義疏者曲意阿附併遷固向歆之說一齊抹撥矣

孔疏曰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按藝文志本作五十七藝文志本之劉歆七略則七略亦必作五十七至別錄則原無古文尚書家語後序尚書不記於別錄此其明證也

量說

考工記桌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斛舂之形其猶斧乎斧背狹斧刃廣舂底小舂口大內謂舂底也外謂舂口也舂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口徑一尺六寸有奇至近口處則遶而圜之故曰內方尺而圜其外賈疏云向下方尺者舂之形向上謂之外繞口員之又厚之以爲脣厥旨甚明漢志載劉歆斛制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庇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石二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鄭氏曰庇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氂五毫然後成斛今倘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孟康曰三十斤爲鈞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按劉歆之說與考工不同故鄭云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不容舂此言內方耳夫千寸不容舂安得容斛鄭氏此語蓋陰駁劉歆也鄭又云員其外者謂之脣此則歆制亦然故曰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員而函方上謂口下謂底是歆之斛制亦但員其口也先

儒多以劉歆之說釋考工記以方尺深尺爲立方一尺既齟齬而不合其爲脯圖者自底至口皆內方外圜則并非劉歆之意果爾則其實安得一脯其重豈止一鈞而其聲亦焉能中黃鍾之宮乎其臀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臀之底即脯之底不言可知此臀近口處亦微侈口徑一尺零八分弱不得爲直口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三寸不言深與方則是立方三寸矣立方三寸其積二十七寸而容一升積百寸則爲三升二十七分升之十九不滿一豆積千寸則爲三斗七升二十七分升之一不及四斗然則脯與臀皆底狹口廣而非直口明矣又按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徽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 鼏粟斛十分之六 菽荅麻麥一斛皆積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 居粟斛十分之九 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大者可知故知記所謂內方尺言其底耳非謂立方一尺也先儒論脯制悉本劉歆未有取鄭注而細繹之者何也



推廣口徑法　覆廣形似方亭故以方亭術入之

設有方亭積一千七百二十八寸高十寸上廣十寸問下廣幾何此以粟率爲積寸廣深爲高廣底爲上廣廣口爲下廣也立天元一爲下廣自之得一〇元又以上廣乘元得一〇元上廣自乘得一〇〇太三數列爲三等寄左乃置積三因之得五千一百八十四寸又以高除之得五百一十八寸四分爲同數與左相消得一〇〇開平方得一十六寸五釐七豪七忽卽方亭下廣亦卽廣口徑也

口四隅各抵圜周口徑自乘倍之得五一五六五八九九三九六九八開方除之得二十二寸七分八豪一秒三忽爲員徑　耳在脣下以脣爲底置耳半徑一寸五分爲半弧弦自之得二二五〇〇〇爲句冪又置員半徑自之得一二八九一四七九二〇二四二爲弦冪

與句冪相減餘 一二八八九二二九 開方得 一一三五三 爲
二〇二四二五 〇七四一

股以與口徑之半相減餘三寸三分二氂四豪五〇四忽知
脣下得容三寸之耳也

求脣厚法 置口徑與底徑相減半之得三〇二 爲句脣深爲
八五三

股以求其弦得一〇四四 爲口底衰距乃併口徑底徑共二六
八五四 〇五

七〇 以衰距率之得二七二五八三 倍之得五四四五一六
七七八 六七六三五五

六 爲脣周四面之冪又置員徑自率得五一五六五九一
六八〇九六九 以一

百五十七率之得八〇九五八四八九 以二百除之得四〇四
三九一二一三三 七九二

四四六九 爲員冪用劉徽法與口徑冪二五七八二九四 相減餘四一
五六〇 九六九八四九

六九六 爲脣冪 底冪一百 耳冪七十二 臎周冪四十 臎
二九五 雖微侈所差甚微故作直口算

六 併五冪共九〇三四 爲總積 重一鈞據鄭
七九六三

注量與鐘鼎同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爲金二十五斤錫五斤
金赤金率二又九分之一長五十二寸九分寸之七 錫率二
又三十七分之二十一長十二寸三十七分寸之三十一 共
長六十五寸六一五 乃以金錫共長爲實總積爲法實如法
六二 而一得七氂二豪六秒三忽爲脣厚也

磬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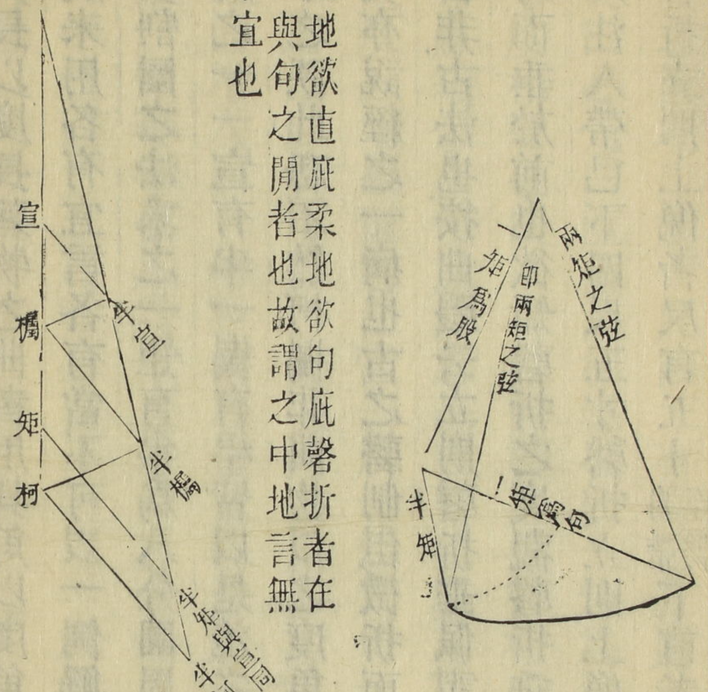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
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一矩爲句
一矩爲股共得兩矩以求其弦則得兩矩之弦復以一尺爲股
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
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

尺爲句一尺爲股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既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賈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觸其弦乎或問車人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宣有半一欘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者車人爲車其長短皆以柯爲度詩稱其則不遠於是乎見之柯欘物之直者用

其長以度長磬物之曲者用其角以度角故以柯度車以磬折度耒用各有宜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解也近世論磬折者或以割圜之法求之一矩有半爲八分圜周之三半矩爲八分圜周之一一宣有半一欘有半皆以是差之一柯有半乃一矩有半之誤此恐不然柯欘非曲物以之度角失其倫矣且輕改經文亦說經之一病也古之磬制但微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微倨者非古法也按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概車人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蓋身之曲必當其臀有半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鄭注簡奧學者猝不得其解不得

其解而欲決其是非亦難矣哉

堅地欲直底柔地欲句底磬折者在直與句之間者也故謂之中地言無不宜也



先作一矩有半磬折之形乃八分其股以四分爲宣益二分爲橋又自矩益一分爲柯自柯作衰綫觸弦與矩半句平行則此綫必半於柯其自宣至橋自橋至柯皆改作衰綫觸弦則皆與矩半句平行

侯說

周禮注中先鄭之說有勝於後鄭者於射侯得二事其一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先鄭云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後鄭據鄉射記侯道五十弓謂侯道各以弓爲度弓之下制六尺則貍步爲六尺竊意以弓爲度自是鄉侯之制大射之貍步不必與弓制同且六尺爲步步之常法今特言貍步則必異乎常法矣夫大侯既抗高可四五丈而侯道又遠至九十步自非巧力兼備焉能至而中之況禮射不主皮初不以射遠爲能事乃侯道之遠如是是大侯爲虛設而君恒不得射己之鵠也鄉射之去堂二十丈賈疏云遠近如此者一得避矢一得聞唱獲聲賈氏之言誠然然則大射之去堂四十八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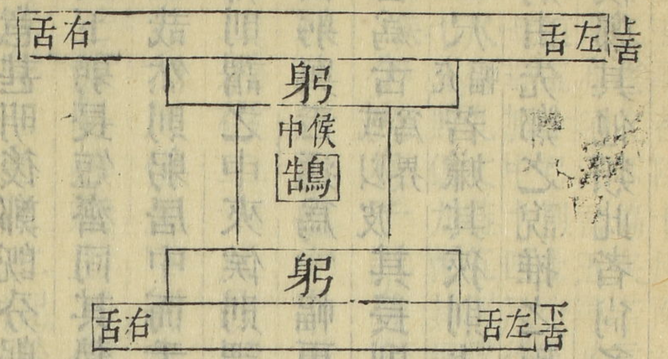
未知唱獲聲得聞否必以減半爲度庶幾遠近適中人人可勉
而至九十步者二十一丈也七十步者二十一丈也五十步者
十五丈也或曰如此則鄉侯侯道反遠於大侯乎曰鄉射記侯
道五十弓今文改弓爲肱古弓肱通春秋昭公三十一年黑肱
以濫來奔公羊經作弓五十弓卽五十肱當以肱爲正舒兩臂
爲一尋小爾正曰尋舒兩肱也尋八尺也一肱其四尺與鄉射記云
上个五尋考工梓人云上下綱出舌尋皆以尋計猶侯道之以肱計也五十肱爲二十丈近於參
侯而遠於干侯不失尊卑之差夫侯道旣以減半爲度則侯之
大小亦當減半葢侯中之廣取數於侯道也鄉侯以二寸爲率
大射之侯經無明文假令以三寸爲率而又減其半肱四尺當
步三尺當取三寸各減其半故鄉侯二寸大射寸半則大侯侯中一丈三尺五寸參侯一

丈五寸干侯七尺五寸鄉侯小於參侯而大於干侯與侯道相
稱參稽二禮揆之人情知先鄭之說不可廢也其一梓人云梓
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先鄭云上方兩枚與身
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爲三丈按此記當與鄉射記文
並讀乃得其解鄉射記云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鄭注引考工
記廣與崇方釋之以中爲侯中不知侯中至下節始見此句不
得豫說侯中也此中字卽下文所謂躬考工記所謂身也謂之
中者以其在兩个之中也然則中與个並列中在个之中个在
中之傍鄉侯上个四丈於中之兩旁各出二丈也凡物之傍出
者謂之个如明堂左右个是也鄉射記云左右舌考工記云上
兩个下兩个明个在身之兩傍故有兩有兩斯有左右矣上个五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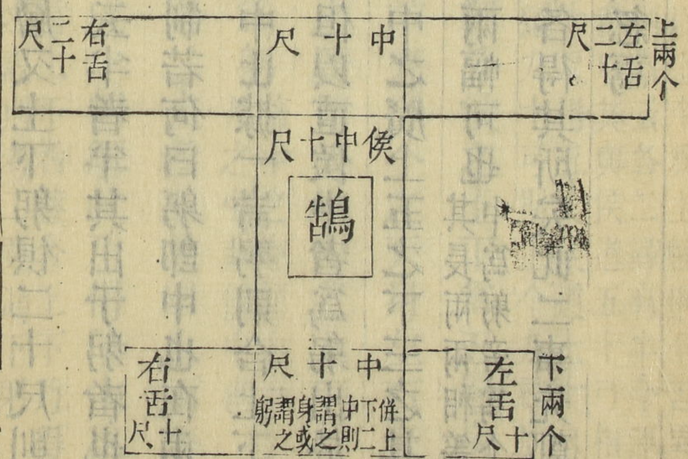
个即舌也謂兩傍也故下緊接云中十尺明上个者除中而言之也五尋者除十尺而計之也鄭以上个爲上幅則个舌異義與考工之文不協矣若言上兩个則當云各二尋有半今渾言上个則亦須渾言之者取其與侯道五十弓相應也侯道五十弓則上个五尋加中十尺得五丈侯道七十弓則上个七尋加中十四尺得七丈侯道九十弓則上个九尋加中十八尺得九丈蓋五則俱五七九則俱七九惟其稱也　後鄭分侯之上下爲五層身夾中謂侯中个夾身予謂身之夾中上下夾也个之夾身左右夾也上下祇三層而已中十尺與侯中之廣相直侯中之上下各有舌併二舄得二十尺故曰倍中以爲舄倍中之中即中十尺之中非侯中也上兩个各二十尺併上下舄二十尺凡得二丈者三故曰上兩个與其身三蓋舄必兼上下合兩中始成一舄解此乃得倍中爲舄及與其身三之義二記於舄俱不言上下者蓋合上下乃得舄也如後鄭之說則考工竟漏下舄　鄉射記又曰倍舄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舄二十尺左右舌倍之得四十尺所謂上个五尋也上舌四十尺下舌半之則二十尺記意甚明後鄭既分舄舌爲兩層又上下舄俱二十尺則下舌與下舄長短齊同其勢不可乃云半者半其出于舄者也豈記意哉然則舄居中而舌在旁其制若何曰舄即中也在兩个之間則謂之中夾侯則謂之舄故中止據一崇舄則合上下而得名舄與舌通爲一幅更無識別但以直侯中者爲舄出於侯中者爲舌或以皮爲界　其長則各計侯中之廣上五之下三之其廣皆二尺充幅若嫌其狹則上下各用兩幅可也其長兩兩相等俱中爲舄旁爲个是則由先鄭之說推之而舄與个各得其所矣此二事先鄭實勝後鄭其他類此者尚多學者無忽焉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後鄭說



先鄭說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頑石廬經說二

明堂說

古書言明堂者多矣自漢以來儒者討論其事大抵人自爲說迄無定見或乃疑古書皆不可信不亦過乎余嘗取考工記大戴禮月令明堂位諸書參伍考訂乃知明堂之制有異乎寢廟者有同乎寢廟者苟得其制則經傳異同之故可得而考先儒之臆說亦可得而正也因采輯注疏斷以鄙意爲明堂說其方明壇清廟亦附論焉

周禮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注脩南北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之深也夏疏云夏度以步者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
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火室於東北木室於東
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上
西七丈 按鄭注誤 九階注南面三三階者見明堂位
爲明每室 四旁兩夾窗注窗助戶
四戶八窗 注皆灰也盛之言成也以
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 注門堂
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 注
室與門各居一分 按三之二
之一當是言其脩非言其廣也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
尺四阿重屋 注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
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
屋複
笮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 注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
夏一尺矣相參之數再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蔡文類聚三十八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
湯館周人曰明堂

後漢書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曰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
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
曰大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
也其正中焉皆曰大廟

大戴禮記盛德明堂者古有之也 注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
也按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
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至漢武帝有獻黃帝明堂
圖者四面無壁中有一殿然其由或始於此也 凡九室一室
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 注茅取其上圓
潔質也
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注明堂非所以朝諸侯
於祀也諸侯亦備焉

辟雍注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
言辟水言雍雍和也 按此與大學之辟雍同名而異處
南蠻東夷北狄西戎 注言四海之君於祭也
各以其方列於水外

明堂月令 注於明堂之中

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注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記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注洛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注大寢東堂北偏疏此是明堂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注東堂當大室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注東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注大寢南堂東偏也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注南堂當太室也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注南堂西偏也　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注中央室也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注大寢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注西堂當大室也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注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注北堂西偏也　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大廟注北堂當大室　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注北堂東偏按注說俱誤

白虎通辟雍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

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

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爲左介右爲右介此條見初學記第十三卷及孙文類聚第三十八卷今周書無此語則非今之周書也

尙書大傳鴻範五行傳自冬至日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
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　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
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　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　自春分
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　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　季夏之
月御明堂右个　土王之日迎中氣于中室　自夏日至數
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　孟
秋之月御總章左个　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　季秋之月
御總章右个　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
堂高六尺堂階六等　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　仲冬之月
御元堂正室　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　按已上二條言明堂制度與諸書迥異姑存以俟考惟大傳言十二月所御與月令同其於四仲所御謂之正室可以證月令之大廟指室不指堂也

禮記玉藻疏又見明堂位疏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寢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徵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元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堂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於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後漢書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大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又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

魏書李謐傳著明堂制度論曰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

中者謂之大廟大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大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大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因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按李氏知明堂有左右房其說較勝諸家但以个爲房則不可也其論四面之室亦不甚了惜其圖已亡無從悉其形制耳）

朱子明堂說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是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定也

禮記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注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周禮春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門謂路寢門也疏按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不云居又不云終月此經言居門終月故知路寢門）

又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閒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注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卽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向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疏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按鄭解九采似未確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疏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然則泰山下明堂卽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爲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注云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史記封禪書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敢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

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五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按五宮者謂大廟一宗宮二考宮三路寢四明堂五注說恐非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春常畫旅注咸皆也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林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栭也藻棁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春之飾也常謂藻井內階元階陛唐山廧注元階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陛謂高爲之也山廧謂廧畫山雲應門庫臺元闕注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階也

禮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疏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山節刻構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椇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閣上爲之矣疏皇氏曰重承壁材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蔽風雨之灑壁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通也牖戶通達故曰達鄉反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尊在兩楹間坫在尊西故云出尊疏刻也漢時謂屏爲椇思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椇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所椇思哀以此諸文參之則椇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椇思大戴禮盛德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注路寢亦爲此制在南宮注將視朝時揖朝出其南門

考工記匠人注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禮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禮記玉藻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疏周書亦云宗廟又按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

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于三廟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几俟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爰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下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儀禮覲禮疏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此自東夾者此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明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

周禮考工記匠人疏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按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今書傳無此說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尺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

禮記明堂位疏考工記明堂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南北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惟有一筵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其飾不敢踰廟其實路寢室外得容殯者路寢雖制似明堂其飾不敢踰廟其實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

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大傳注廣榮閒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是其閎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要在堂簷之下按賈孔二說同惟所據書傳各異故兩存之

春秋左氏經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疏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

大戴禮盛德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注明堂與文王之廟不爲同處或說謬也

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三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見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注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及也上之寒宮不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也

史記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

禮記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疏天子於中祀其父也故教民知孝之道矣不於后稷廟而於文王廟者既是逆父之志故創於中祀也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之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朝制耳非正明堂也

又祭義注祀乎明堂宗祀文王疏樂記武王伐紂稱祀乎明堂武王伐紂後而祀之此祀乎明堂實於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經廣明周法故五者天下之大教明不獨論武王是指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王也

詩周頌維天之命箋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疏彼注

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饗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

毛詩大雅靈臺疏按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雍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大廟也天子大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大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按蔡氏論詳載後漢書祭祀志注中文多不錄潁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禮記玉藻疏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離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絜淸也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

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是故明堂者大廟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

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處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大室非宗廟之太廟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

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

附錄

儀禮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垺以象墻壁也爲宮者於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行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明神也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　疏大宗伯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

徧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司儀注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曰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曰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曰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但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云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其二丈者此以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二尺其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合九丈六尺也上介敖氏曰爲宮者築宮墻也爲壇壝宮於國門外之南方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前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敖氏曰旂上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異也　敖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與明堂位同鄭據以釋此經誤矣　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注此謂會同敖氏曰東門即此宮之東門也於宮門外者由便爾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注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　敖氏曰門外亦謂宮門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而來覲故天子於此亦略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疏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乎

左傳桓公二年是以清廟茅屋注以茅飾屋著儉也　疏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拙出尊崇拙康主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爲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薇滕之屬示其存古耳清廟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以清靜解之　後漢書祭祀志注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尚書洛誥王入大室祼注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疏大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有五室中央曰大室王肅云大

世室重屋說

夫然則必制爲重屋而後可故曰殷之重屋亦指大室而言也蔡邕曰大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大廟明堂蓋卽大廟大室通天屋其卽重屋與記又云四阿重屋四阿屋四垂也四面之堂各居一方則雖爲夏屋亦可惟大室適當其中若非四阿則不能四面如一記言四阿重屋則四阿者重屋之屋也惟中央室爲四阿則重屋之爲大室又明矣夫三者之名雖異而其制則互相備夏之世室非不重屋殷之重屋非無明堂周之明堂非無世室非不重屋然則夏何以名世室殷何以名重屋周何以名明堂曰示王者相改故各舉一端以該其餘耳室有五大室居其中夏世室殷曰重屋舉中以該外也堂有四明堂處其南周曰明

堂舉南以該四方也明堂命名之意唯蔡邕得之或曰明政教之堂或曰明諸侯之尊卑皆非本義

考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氏以世室爲廟重屋爲寢非也世室重屋卽明堂耳三者蓋同實而異名也古者世大通用故大子亦曰世子鄭之大叔魯論以爲世叔春秋文公十三年左氏經曰大室屋壞公羊曰世室屋壞是世室卽大室屋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是魯之大廟與天子明堂同制故有大室之稱然又有文世室武世室之稱豈魯公武公之廟亦如明堂與

室考工記之世室卽月令所謂大室與若夫殷之重屋亦指大室而言也明堂之制四堂爲四屋大室自爲一屋見後五室說夫大室處乎四堂之中其屋必隆然以高然堂之制甚脩且廣則其於屋也不期高而高今以縱廣二尋之室而其屋高出於九尋之屋之上堂脩七尋併二尋則得九尋則四壁斗絕不成形制

五室說

明堂之制之不明由室之制之不明也考工記曰五室大戴記曰九室十二堂二者之言各有所當雖異而不害其爲同自鄭氏不得其制而謬爲之解且以九室爲秦所增益學者疑焉故予論明堂先辨鄭注之誤鄭說既破則明堂之制自明而二書之說所爲異而同者亦可得而見鄭氏曰堂上有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夫明堂以祀上帝朝諸侯其制以宏敞今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中分爲九室十二堂雖士大夫之家不應若是之湫隘也且此五室十二堂者四面視之若一

則全堂之基何不爲整方之形顧乃於東西則九筵於南北則七筵室方而堂不方南北所餘者少東西所餘者多於義何取焉凡堂必大於室此宮室之恒制也今以一堂介乎三室之間如南堂則在大室之南火室之西金室之東餘三室放此室縱廣二筵則堂之縱廣亦二筵室與堂大小同有是理乎月令天子於四仲月各居其堂之大廟凡居必於室若堂上乃行禮聽政之處不可言居月令所謂大廟蓋謂堂後之室書傳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是其證也鄭以大室及四个爲五室故注月令直以大廟爲堂與居字之義不協反覆參究鄭氏之說未見其可然原其致誤之由要在以五室總爲一屋又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爲五室十二堂之通數耳今以考工大戴月令諸書考

之明堂四面有堂堂後各有室所謂大廟者也四室之後總爲一庭庭之中又有室焉則大廟大室是也謂之大廟大室者以其在四大廟之中也大廟爲堂後之室其屋則大室自爲一屋四堂各爲大室又爲大廟後之堂其屋則大室重屋其形圓者上一屋凡五屋大室之屋最高其形圓大室之屋也若下層則不必圓大戴所謂上圓其謂是與其四堂雖各爲一屋其屋之後角仍相聯不斷而四个適當屋角折旋之際故一个兼屬兩堂明堂之左个卽青陽之右个明堂之右个卽總章之左个餘放此明堂之制大略如此蓋雖曰四堂然就一堂觀之則爲室爲房爲堂爲序爲左右个東西堂未嘗有異焉又大室之外環以小庭則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皆有明可受有路可由考之人情驗諸道理固有灼然可見者然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專指一堂之修廣非總

計四堂之修廣也五室指四大廟及大廟大室不兼言个也

古無夾室之稱顧命曰夾兩階戺鄭注曰夾室之前堂與室通謂之夾也惟明堂左右个爲天子每月所居則在室中無疑介介卽夾也按顧命西夾南嚮似在夾室之前是堂與室通介介卽夾也惟明堂左右个爲天子每月所居則在室中無疑

至雜記始謂之夾室大戴禮亦有之夾室非室之正也考工之言五室室之正也記言九階亦正階也其實明堂之階不止於九大戴之言九室則兼及四个此其所以異也鄭氏惟不知此故其說舛誤而不通特詳論之以正其失若夫周書之語蔡邕之論公玉帶之圖曲說無稽更不足辨矣大戴之法龜文朱子之象井田皆善言九室之制今圖適與之合覽者詳之朱子明堂說略焉不詳其所作明堂圖略同鄭氏說但改四堂爲四室耳恐尙屬未定之論薛綜言漢時明堂後有九室不知其制如何

三四步四三尺說

考工記曰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氏注曰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火金水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三尺此說不然考工記之書固工於文者所爲也其語簡其辭奧然簡而盡奧而明乃所以爲工也今鄭氏之解如此豈記者之意哉必若所言則當曰四三步四三尺然後以四尺屬四步以三尺屬三步何得三四四三錯綜回互以疑後人也蓋鄭氏說明堂謂一堂而有五室故其於此必牽合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以爲解誠知所謂五室者在四堂之中不在一堂之上則鄭氏之謬可無辨而決也今爲易其解曰三四步四三尺此言室之脩也脩謂南北之深也五室縱橫視之各三室言三室而五室舉之矣自南

而中而北凡三室每室脩四步則其爲四步者凡三故曰三四步也中央室四步之外南北兩端各益脩三尺其南北兩室於四步外又各益脩三尺總三室計之凡益三尺者四故曰四三尺合三室之脩適如一堂之脩言南北而東西舉之矣所謂三四步四三尺若是而已或曰古以六尺爲步如中央室於外步外南北東西各益三尺大經廣五步也不言縱廣五步者何將作記者故割裂計之以示巧邪曰非也此蓋爲重屋言之矣明堂位曰復廟重檐復廟重屋也重檐重屋之檐也屋上下凡兩層在上之屋有脊有邊在下之屋附於室之四旁有邊而無脊故謂之重檐爲重檐者必下之室稍寬於上之室乃足以施此檐若後世浮屠可驗已其制則於室中立長柱四以承上屋四柱之外每方展數尺之地於其四隅立短柱四以承重檐所謂四步者室中四柱相去之數也所謂三尺者四柱外所展之數也先言四步以定室中四柱之位次言三尺以明重檐之制蓋記文之簡而盡奧而明也如此曰周明堂五室凡室二筵其制如何曰此亦言其脩也此章論宮室之制惟堂則言脩而併及廣餘皆言脩耳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亦脩數也見後明堂制度總說凡室與門之廣以堂爲準知堂之廣則室與門可推矣室與門之廣稍逾於房室與東西兩房各居堂三分之一門其北與東西堂相對廣亦如之房塾亦各居堂三分之一或敖氏謂東塾西塾此亦一說當考此宮室之通制自有一定之法故畧而不言明堂位注曰重檐重承壁材也皇氏云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若謂

十堂五室則堂之四面無壁安所施壁材皇氏所稱外檐下
壁豈謂土屋之下乎今按記於明堂但云凡室二筵不言所
加尺數則大室之重檐疑無所施意者爲板檐以代之乎抑
二筵之外亦各益四尺五寸記不言者蒙上世室之文而互
見歟明堂唯大室於二筵外四畔各益半筵餘室則
不必益合三室之脩亦適如一堂之脩重屋同

寢廟與明堂同制說

鄭氏以世室爲廟重屋爲寢予既辨之矣其言寢廟與明堂
同制先儒尤多疑之予謂非寢廟之制同明堂乃明堂之制
同寢廟古者宮室有制所以爲行禮之節也儀禮十七篇有
行於寢者有行於廟者有行於射宮者有行於鄉學者所在
不一而宮室之制大略相同何獨於明堂而有異乎故明堂

之與寢廟特四面有堂而中有大室爲異論其一面則猶之
寢廟而已夫先儒所以不信鄭氏者以顧命及觀禮諸書考
之天子寢廟實與諸侯大夫士同耳今謂明堂之制本不異
於寢廟其九室十二堂即施之寢廟亦無所妨則鄭氏之說
固可以不廢且其說不始於鄭氏周書作雒固言五宮同制
矣五宮解已見前孔晁以爲宮府寺其意似指考
工記九卿九室之類恐此等不得如明堂制　明堂位曰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庫雉皋應
皆門也其類同故可以相擬若大廟與明堂則非同類魯用
天子禮樂則魯之大廟自當如天子大廟何得如明堂也上
言天子明堂下復言天子廟飾明天子廟飾與明堂同矣玉藻
疏言魯之大廟如明堂則天子大廟亦如明堂其說是　天子廟飾與明堂同而魯之大

朝用天子廟飾則居然天子明堂矣故曰大廟天子明堂然則謂大廟制同明堂豈鄭氏臆說哉盛德記曰明堂天子之路寢也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此言天子路寢同明堂制也有南宮則有東宮西宮北宮可知有南門則有東門西門北門可知顧命曰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南門路寢之南門也求之經而有證焉則大戴之說信而鄭氏之說亦信雖然天子之廟有七而記言大廟天子明堂則餘廟不必如明堂也二祧廟或亦如明堂之制觀明堂位文世室武世室皆以世室爲名可見王寢有六而記言此天子之路寢則燕寢不必如明堂也要之明堂之制既得則推之寢廟同可也不同亦可也鄭氏之誤在論明堂耳若乃賈服盧蔡諸家則其誤更有甚於鄭氏者鄭但言其同制諸家則合廟與明堂而一之且併以大學同在一處袁孝尼辨之當矣竊意天子之有大學猶大廟及路寢也其小學猶羣廟及燕寢也小學不必如明堂而大學或如明堂謂大學如明堂則可謂大學卽明堂則不可大戴又曰外水曰辟雍諸儒多援此附會以大學爲明堂司馬遷韓嬰俱合明堂辟雍爲一蓋其誤久矣管子言黃帝立明堂之議武王有靈臺之古固有名同而所在異者明堂自有辟雍何必大學凡水形如璧一處九采之國應門之外亦將以王廟爲明堂乎

四門及應門說

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夫明

堂有四門不待言也惟應門先儒都不言其所在以予考之蓋明堂宮牆有二重在外爲四門在內則應門也考工言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者門塾也門塾之制內外各二四門未必有外塾也則所謂門堂者其應門之堂與四夷之國在四門外遠之也九采之國在應門外爲稍近或曰記序明堂之位自近而遠故先言階前次言門東門西次言四門之外次言應門之外是四門在內應門在外也曰記序明堂之位以爵之尊卑不以地之遠近記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夷蠻戎狄雖遠然其君大抵皆子男之爵若九采之國則不在五等之列疑所謂公之孤諸侯世子附庸之君之類也鄭以九采爲九州之牧謂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恐不然且九采自爲朝王而來非爲糾察諸侯而來也糾察朝儀有司之責非九牧之事也蓋九采之爵雖不列於五等然其國自在九州之內貶於五等諸侯而親於夷蠻戎狄故處之應門之外而記文之次序則如此又按明堂之堂有四則應門亦有四朝諸侯必於南堂九采之國之所處南堂之應門也

明堂制度總說

明堂宮方三百步中爲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每堂如寢廟制前爲堂後爲室堂東西廣九筵南北脩七筵室南北脩二筵或二室之左右爲東西房室與房各三筵之一東房之北爲北堂無北墉有階西房則無階亦無北墉按寢廟之制東房有北堂故無北墉西房無北堂當有北墉矣惟明堂之室四旁兩夾窗若西房有北墉則室中西

偏之戶牖與右个東偏之戶牖皆無明可納故疑其未必有也北階下爲大室之庭庭方九筵如堂之廣大室居其中方二筵或四旁各益半筵則方三筵東西房之外爲左右个个方二筵如室之脩一个兼屬兩堂大室以一當四左右个以一當兩故堂皆正方左右个之前爲東西堂廣二筵如个之廣脩七筵如堂之脩案先儒但言序外爲夾室其說都不分明或云室在堂外或云室在房外今以明堂考之在房外者是也蓋序自前廈至後廈統爲一牆在堂上者固謂之序在房中者亦謂之序房序之外爲夾室堂序之外爲東西堂夾室與正室並東西堂與正堂並大室爲四阿重屋上圓如蓋高於四堂之屋四堂爲夏屋或爲殿屋其制如朱子夏屋說朱子之高倶不可考夏屋乃殿屋也子別有說有東西榮屋之高倶不可考屋四分計之亦大棟即堂室之脩以瓦可得其大棟大室一大廟四左右个四凡九室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戶皆外設不閉據蔡氏明堂論堂上牖亦當然當戶設斧依凡依皆在戶牖之閒惟明堂有夾窗故依適當戶明堂三階青陽總章

元堂各兩階凡九階東西堂每各一階北堂每各一階大室四戶每各一階凡十六階堂崇一筵階九級大室之庭或比及北堂之階亦不必九級古階以一尺爲一級堂崇一筵而階九級是第一級乃堂廉也鄭謂夏爲一尺則皆無所施矣殆非也四周有牆旁一門曰應門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堂脩七筵則兩塾之堂各脩二丈一尺其室各脩一丈五尺應門之外有水環之曰辟雍大戴禮曰外水曰辟雍南蠻君名以其方列於水外案明堂位四海之君在四門東夷北狄西戎注云四海之外蓋四門在辟雍外四海之君又在四門之外也其外復周以牆旁一門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此明堂之制度也

附方明壇說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或謂此壇卽明堂也在國門外者爲明堂

在方岳下者爲方明壇四明萬充宗說夫既謂之堂則必有屋矣方明壇無屋鄭氏所謂上有堂焉者以其方廣平正而强名之非眞堂也但天子朝諸侯於明堂諸侯覲天子於方明壇又泰山下有明堂乃天子巡守朝諸侯之處而鄭注覲禮言王巡狩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則明堂與方明壇頗相似要不得混而爲一也明堂宮方三百步方明壇亦方三百步三百步者一井之地也朱子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亦一證　覲禮又曰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鄭氏以爲國門敖氏以爲卽此宮之門敖說良是覲禮言方明壇之四門猶明堂位言明堂之四門也鄭注明堂位不以爲國門而注覲禮以爲國門何邪而周禮司儀注遂謂四郊各有一壇壇誠在郊外矣謂四郊各有之夫豈其然然則當在何處曰在東郊何以知之曰以玉藻知之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此二門者乃國門也聽朔南門既在明堂則朝日東門非方明壇而何朝日卽拜日也覲禮是覲時所行玉藻是平時所行其實一也方明壇不專爲朝諸侯而設蓋此宮祇在東門之外至四時禮拜則各就其門之東西南北以爲別猶明堂祇在南門之外而四時聽朔各就其堂之東西南北以爲別也如謂四郊各有一壇則將謂四郊各有一明堂乎尚書大傳記明堂距邦遠近四時各異其處與賈疏論方明壇同　因論明堂制度而併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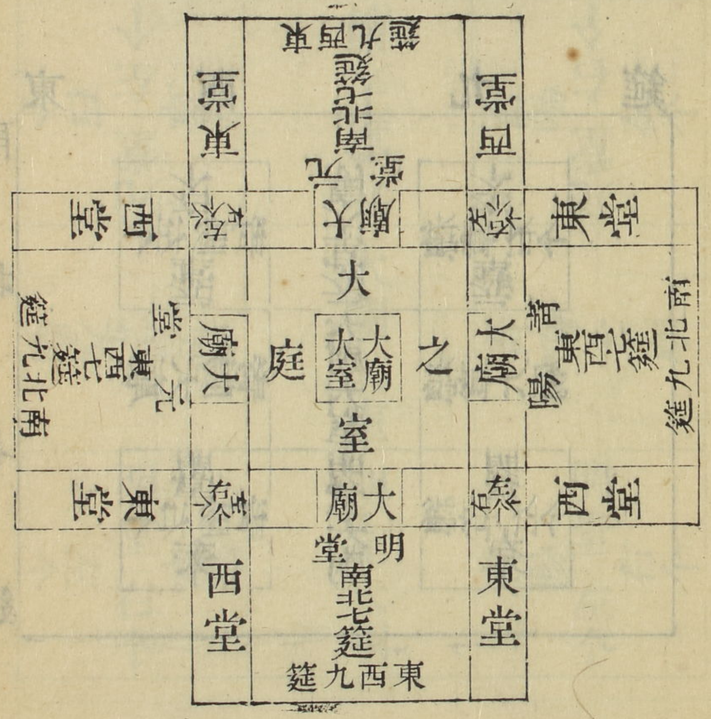
附清廟說

古有清廟之稱詠於詩載於春秋左氏傳其爲清廟一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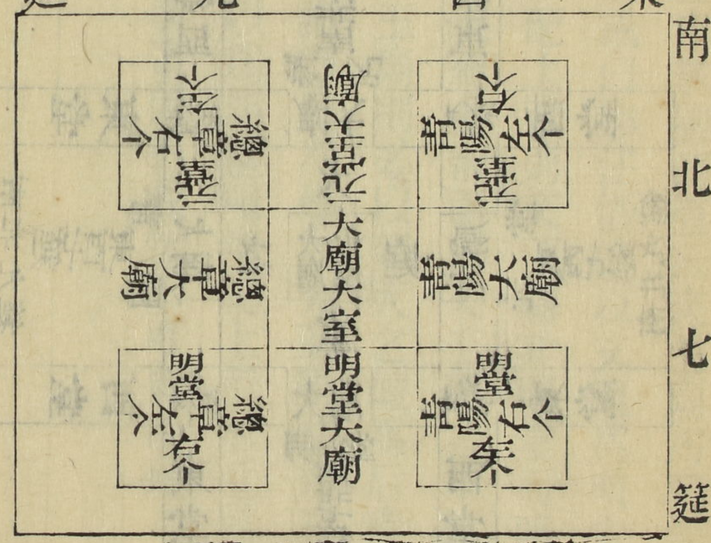
解之者各異康成據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故言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元凱注本賈逵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鄭意專指文王之廟杜意廣指諸廟二說不同吾以杜氏爲是古制天子七廟文王廟其一也如專以清廟爲文王廟則餘廟復何稱焉將別有嘉名而書傳偶未之及邪詩疏曰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春秋疏則曰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元以文王廟解之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詩與春秋之疏均孔穎達等所撰而立說之不相應如此雖疏例不駁注然游移兩可使後學何所適從乎按洛誥曰王入大室祼王肅以爲清廟中央之室是肅解清廟亦與鄭異何者上言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文王武王皆有太室皆得爲清廟矣明堂有大室而清廟亦有大室明堂茅屋而清廟亦茅屋廟與明堂同制此亦一證鄭既以清廟爲明堂制此說似又因大戴而誤當武王時文王之廟乃禰廟也五廟並列克商之時未有七廟不應禰廟獨爲明堂之制且鄭意克商之時未有明堂故以爲文王廟然既未有明堂則文王廟何得如明堂制也蓋記所謂祀乎明堂者正以是時未有明堂故於文王廟中權行祀明堂之禮其後既立明堂即不復祀於文王廟矣鄭注祭義亦直以宗祀文王釋之禮記義之文未必不襲用樂記然於樂記則專指武王大戴以明堂爲文王廟者其說非盡無因特考之不精耳而玉藻及覲

禮疏又謂樂記注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此則與大戴同病不足深辨或曰鄭注洛誥以文祖爲明堂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文王廟非明堂而明堂亦得爲文王廟曰明堂之祀祀上帝而以文王配之非祀文王也以祀上帝之堂爲文王廟則必以郊天之壇爲后稷壇矣殆必不可吾謂清廟廣指羣廟不專指文王廟也文王廟中權行祀明堂之禮不可以爲明堂明堂祀上帝不可以爲文王之廟參考諸書其名與實固有截然不可紊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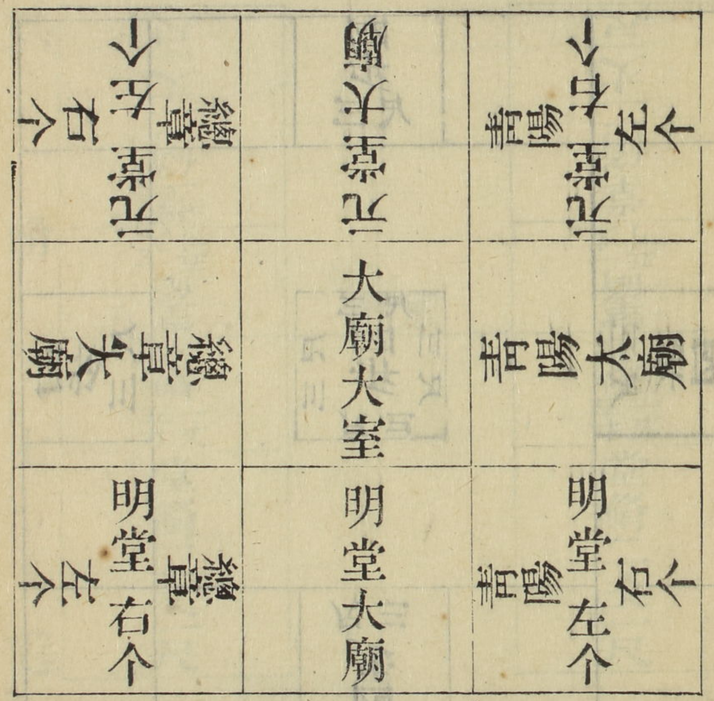
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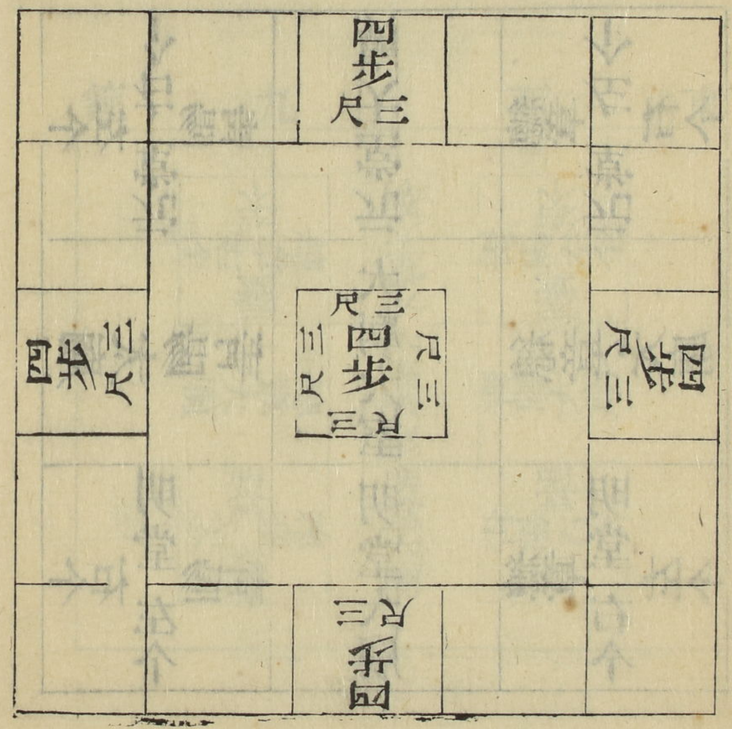
鄭氏明堂圖


東
西
九
筵
南
北
七
筵
青陽左个
青陽大廟
青陽右个
總章左个
總章大廟
總章右个
大廟大室明堂大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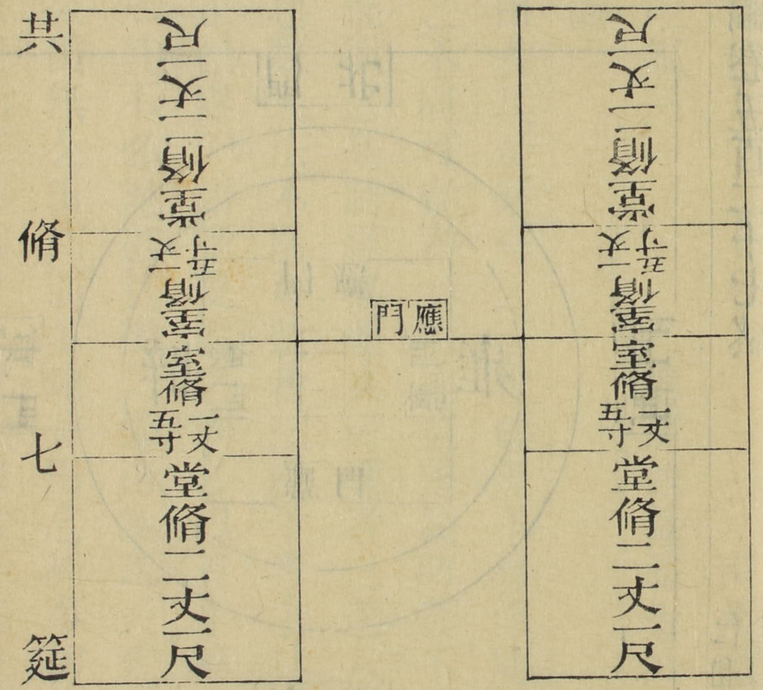
朱子明堂圖


青陽左个
青陽大廟
青陽右个
大廟大室
明堂大廟
總章左个
總章大廟
總章右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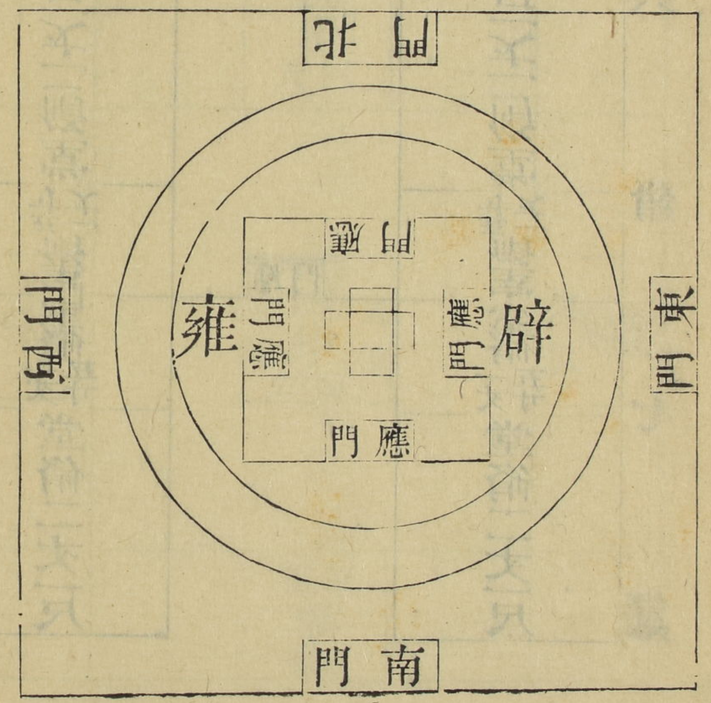
世室三四步四三尺圖



門堂圖



四門應門辟雍圖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校

南菁書院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頑石廬經說三

井田議

先儒議井田者其疑案有三三代疆理不易而所授有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可疑者一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其制易明也惟徹之爲制經無明文可疑者二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二法不同可疑者三以予考之其前一條由誤讀孟子正經界一語謂夏殷之制必以五十畝七十畝爲一區而不知其不必泥也其後二條由誤認三代無不井之田但以有公田無公田爲別不知井田之制專爲公田而設惟助爲有公田則惟助爲井而貢與徹皆不井也孔氏曰史

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故今先取孟子之說疏通而證明之次及周禮而他經之文有足資參考者亦備錄焉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注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

周禮考工記匠人疏或有解者曰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并六遂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授地之法夏言五十而貢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佃百畝常稅之據二百畝爲稅百畝爲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者據六遂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百畝猶五畝稅七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周人百畝而徹者據上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畝而徹也夏據一易之地亦有上地不易上地加五十畝者殷據上地加萊則亦有一易及上地無萊者也周言百畝而徹則亦有上地有萊及一易者也三代皆不言再易三百畝者明皆有可知

禮記王制疏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

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
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井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
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
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
無助殷則有助無貢

按田之疆理一成而不可易而五十七十百畝不同如是
則必有改畛涂變溝洫之事故先儒深以爲疑不知五十
七十百畝者乃授田之實數而以百畝爲一區者乃經界
之常法二者不相爲謀者也周制一夫授田百畝一區之
田亦百畝故以一區爲一夫此數之偶合耳若夏殷之制
則不可以一區爲一夫矣然一區之爲百畝則自若非授
田止五十七十者其田之一區亦必以五十七十爲斷也
且周制一夫授田固不止百畝遂人云上地夫百畝萊五
十畝中地夫百畝萊百畝下地夫百畝萊二百畝此三地
者計每歲所耕則皆百畝也併萊田計之則皆不止於百
畝也授田不止百畝而經界仍以百畝爲一區則二者之
不相爲謀不亦昭然可見乎或謂仁政必自經界始周制
一夫所授適滿一區故田有定分而豪强不得兼并今謂
夏殷之制皆以百畝爲一區而授田止於五十七十則有
兩人而其一區者如經界不正何曰以百畝爲一區則經
界已定矣處之得其道雖兩人共之自無兼并之患如必
泥經界之說則周上地之萊僅五十畝孟子言圭田亦五

十畝餘夫則二十五畝其制若何豈別有零星不井之田以充之耶周有萊則夏殷亦有萊夏之下地殷之上中下地併萊田計之皆在百畝之外然則百畝之田仍一人耕之其萊田有餘於百畝之外則別取一區瓜分而授之然後有數人共一區者如商之上地餘五畝則二十人共一區矣一說后稷治田一畮三畝一夫三百畝以殷制言之上地夫二百畝萊一百畝中地夫二百畝萊四百畝下地夫二百畝萊四百畝每二百畝爲田六十六畮三分畝之二言七十者舉成數也上地八家同井中地六家同井下地四家同井趙過代田與周禮易田似異而實同說見後遂人辨其野之土條下　算法有方田之術是田形欲其方也古者步百爲畮畮則縱橫皆百步而其形方矣田之必以百畝爲一區者以此故也

又按有以五十七十百畝爲丈尺不同者非也古者以律生度黃鐘之管無短長則尺度亦無大小尺度之改其起於古樂失傳之後乎又有謂尺度同而步法畝法不同亦非也夫尺度既不可改疆界又不可改則畝法步法皆不可改何則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一夫之地縱廣皆六百尺也今欲均爲七十畝則當以八尺七分尺之四爲一步以廣一步長七十步爲一畝若不改步法則當以一步二尺七分尺之四爲一畝若不改步法則當以一步二尺七分尺之四爲一畝之廣而仍以百步爲一畝之長以截然整方之田而步法畝法皆有奇零不齊之數恐商先生之制數度不若是之迂且拙也至夏之五十畝居畝之半其勢整齊而易算然以一畝當周之二畝亦太不倫況殷不改畝法則夏何必改乎

又按夏經洪水之後天下田少故止五十而貢至殷周之世開墾漸多故所授亦以次而增詩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而盡力乎溝洫

此節先撇去徹法下引龍子之言復撇去貢法而助之可行審矣

又按昔之言徹者其說不一鄭氏謂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引孟子野九一國中什一爲證言周制別無徹法但貢助兼行卽謂之徹又九一爲九中取一什一爲十外取一合之則爲二十而取二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說與其實皆什一之文不合究未可從朱子謂徹通也均也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朱子自謂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言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此說尤所未安果爾則經界不必正而班爵章之農夫五等又何以分焉集註於論語有若章通力合作之說於滕野節則兼用鄭說及孟子夏后氏節用

皇清經解續編

可見前此之田多爲洪水所湮故禹時大加開墾也

又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注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按不釋貢者貢義易明不待釋也又徹與貢同法說見後言徹則貢可知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卽公田也故謂之徹徹者通也言無公私之別也徹訓通又訓取訓通則與助異訓取則與貢同以下貢上謂之貢以上取下謂之徹其實一也助有公田藉民力以耕之故謂之助助者藉也藉則有公私之別矣然則徹與藉正相反徹則不藉藉則不徹此二句非止詁其名義而已相提並論所以著二法之不同且先言徹而後言助語雖平列意有抑揚顧名思義助之較優於徹已隱然見於言外矣

又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貨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按上文言徹則不及貢此文言貢則不及徹貢徹同法亦其一證然貢徹雖同法亦自有小異者觀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莫之云者至極之辭也然則二者之間固有稍絀於助而較優於貢者其徹之謂乎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徹者以年之上下出斂

法此其法之小異者也穀梁傳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貢雖校數歲之中以爲常然凶年原不必取盈樂歲原不妨多取以樂歲之有餘補凶年之不足適得其平也何至有粒米狼戾及盼盼稱貸之弊乎固知龍子之言乃後世奉行者之過非貢之本法也

又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仕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朱子集註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益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又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注惟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按舊解云惟助爲有公田對貢而言者也雖周亦助謂周之徹法與助法同亦有公田也此說不然上文歷言三代

之制而此言惟助爲有公田不得謂專對貢言也如謂徹
法與助法同則當云雖徹亦助不得云雖周亦助蓋嘗論
之三代之取於民也其名有三而其制惟二曰井田曰溝
洫而已井田有公田溝洫無公田何則九夫爲井一井之
田有居中者有在外者有中外卽有尊卑此井田之所以
有公田也井田之法專爲公田而設無公田則不必井也若溝洫則十夫並列無
尊卑之殊雖欲爲公田而不可得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
然則助者井田之法也貢與徹溝洫之法也夫井田始於
黃帝三代相繼井田與溝洫蓋各因其制之所宜而並行
之下文野與國中是也未嘗偏廢但一王之興必有所改易以示不
相沿襲曰貢曰助曰徹或主井田或主溝洫聊異其名以

成一代之制而已譬之三統迭建而甘誓曰怠棄三正圖
風曰七月流火是夏未嘗廢子丑之正周未嘗廢建寅之
正也惟田亦然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
助也孟子之意以爲惟助有公田貢與徹俱無公田徹無
公田而周詩有雨我公田之語是周於徹法之外兼行助
法可知此節與上世祿一節皆勸滕行助也當孟子時經
界之不正久矣助與徹皆廢不行孟子銳然欲行助法恐
聞者或生異議以爲古法不宜於今故以世祿及大田之
詩明之世祿與公田皆殷制也世祿既可行則公田亦可
行況據詩言則周人實兼行助法今何爲而不可行哉此
意甚明若如舊解則非勸滕行助之意且果徹同於助則

竟言徹可矣何以一則曰莫善於助再則曰九一而助耶

又使畢戰問井地注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按上文孟子但言助與公田未嘗及井地也此忽問井地者明惟井地始得有公田始得爲助也

又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注經亦界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集註經界謂治地均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穀祿有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按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已不明然經界猶存但閒爲暴君汙吏之所慢耳所謂慢者蓋小有侵占與商鞅之開阡陌不同故因而正之其勢甚易左傳襄十年鄭子駟爲田洫司氏諸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注洫亦界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集註經界謂治地均田經畫其溝洫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穀祿有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按孟子此章之意在復古制非倡爲新法處蓋三代之制雖井田與溝洫下文爲重古制已然亦非孟子私意也並行仍以井田爲重

九一什一圭田餘夫四條皆滕之舊制但當日廢不行耳

九一而助亦滕國舊有之規模

益知前雖周亦助非指徹法

又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集註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無野人莫養君子

又詩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集註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

按鄭氏謂王圻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又謂鄉遂用貢法采邑用助法皆以此節爲據鄭說見後匠人注後人多不然之然康

成之說固未足據矣今專就此節論之言九一而助則惟
助爲井田可知言請野九一而助則周兼行助法可知以此
爲滕之舊制故也　又言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田不必皆井又可知
田不皆井則徹不必與助同而所謂什一自賦者以爲行
貢法也可以爲行徹法也亦可不曰什一而貢亦不曰什
明溝洫之制貢徹所同貢
也徹也皆使自賦之謂也
一而徹而曰什一使自賦
又按或謂孟子此言蓋當井田已廢之後姑就野與國中
分別而爲之制不知井田一廢則不可復矣孟子所以告
文公者豈徒爲紙上空言而已哉或又謂孟子祇就滕言
滕未必列國皆然然此兩句乃正經界之要道何獨宜於
滕而不宜於他國耶或又謂九一什一皆用井田之法野
有公田故九一國中無公田故什一其野與國中之所以
異則鄭氏匠人注得之夫田之所以必井者以其中之可
爲公田也無公田何必井下文出入相助數句及通典所
舉十善卽以遂人溝洫之法行之何獨不可而必井乎
朱子語類五十五　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
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又如五人爲伍五伍
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是五五相
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
卻行井牧之法　野與國中之所以異當以此說爲正或
謂國中地窄不可井故不井者非也
又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
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

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倘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　周禮考工記匠人注圭之言珪潔也周謂之士田　又疏卿已下必有圭田及餘夫其文既閒在井田之中則二者亦爲井田之法　集註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以厚君子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

按近人解此云圭田五十畝是田百畝而中分之野則分以同井所助之半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半餘夫二十五畝是由百畝而四分之四分其一區之田則各助耕君田二畝之半四分其一夫之田則各自賦己田二畝之半此說近是然則圭田及餘夫之田皆從百畝中分析出之以是知五十而助初無礙於一區之百畝也

又按此與上請野一節皆正經界之事也

又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

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其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　集註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按集註云此周之助法此言最妙蓋既非商之助法亦非周之徹法又非孟子新法前所云雖周亦助者如是而已

穀梁傳宣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　注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爲廬舍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注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注民勤又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損其廬

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

漢書食貨志上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

公羊宣十五年注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

通典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間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

病相救是以性情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陵之路塞親則鬬訟之心弭詩小雅甫田疏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云云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由是羣儒遂繆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人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

按一井之中私田八百公田百畝故謂之九一今言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十外取一矣明明與九一而助不合孔氏謂之殷制是也詩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以中田爲田中猶以中谷爲谷中中林爲林中不得以中田爲公田中田對疆場而言疆場者田之畔也則中田者田之中也此廬在私田之中亦不必有二畝半之地也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遂溝洫澮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疏遂人所掌即六遂之中爲

溝洫之法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閒一川謂大川也詩周頌噫嘻嘻疏遂人注所言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又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猶畝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閒小溝遂上亦有徑疏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彼雖爲溝洫法一夫則與此同也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彼溝洫法此井閒法雖不同遂在夫閒故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在夫閒有徑彼被鄭云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以彼遂田首倍之爲遂以南畝圖之遂即橫也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注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公邑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疏夫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閒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無遂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注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

按遂人云十夫有溝小司徒及匠人云九夫爲井一則十夫並列一則九夫聚列二法不同康成以遂人爲溝洫之法小司徒及匠人爲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助法也溝洫之法貢法也亦即徹法其說殆不可易後人疑古之田無不井者遂欲合遂人匠人之制而一之此支離之說所由起也今試取遂人匠人之文兩兩相比則其異自見遂人自十夫至萬夫凡四等匠人自井至同凡三等以司馬法言之又有井十爲通成十爲終則五等其與遂人之四等必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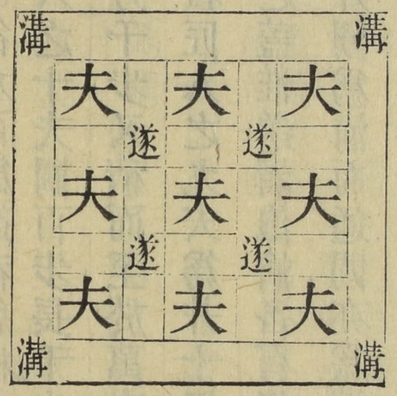
合也遂人十夫有溝溝在十夫之外匠人井閒有溝溝在一井之外其制大同小異遂人之溝橫亙兩端匠人之溝在其閒就一井言之則溝四面環繞外成之洫同之澮其制皆然就兩井言之則溝環其則疏數相懸矣遂人之制遂縱溝橫洫縱澮橫澮若百夫有洫與成閒曰洫縱亦可匠人則溝洫澮皆有縱有橫賈疏非是說見後而川爲自然之川不在縱橫之列遂人之川亦自然之川也但遂人是與川隔絕耳賈疏以遂就川爲田匠人則溝洫澮層層兜裹人之川爲人所造非也遂人夫閒有遂九遂而當一溝九溝而當一洫九洫而當一澮九澮而當一川計萬夫之地爲川一爲澮九十爲溝九百爲遂九千匠人亦夫閒有遂九夫爲井其爲遂也兩縱兩橫而溝環之方十里爲成其爲溝也九縱九橫而洫環之方百里爲同其爲洫也亦九縱九橫而澮環之一計

同之地爲澮者四面各一爲洫者縱橫各九爲溝者縱橫各九百爲遂者縱橫各二萬一凡田形皆欲其方然遂人之十夫閥百步長千步其形不方積而至於百夫然後方千步又積而至於萬夫然後方萬步是因長以見方也若匠人之九夫爲井十里爲成百里爲同皆就其方者言之蓋惟遂溝洫澮各有縱有橫夫閒爲遂而屋閒亦爲遂井閒爲溝而通閒亦爲溝成閒爲洫而終閒亦爲澮此所以但言井成同而不言屋通終也細繹經文其制昭然本無可疑今論者必欲合而一之無論以十夫爲九夫終屬牽強即以匠人之三等配合遂人之四等何異以方鑿入圓枘乎遂有謂九十洫而通一澮者無名氏六經奧論而溝洫之制紊矣要之古之田制不必皆井孟子言請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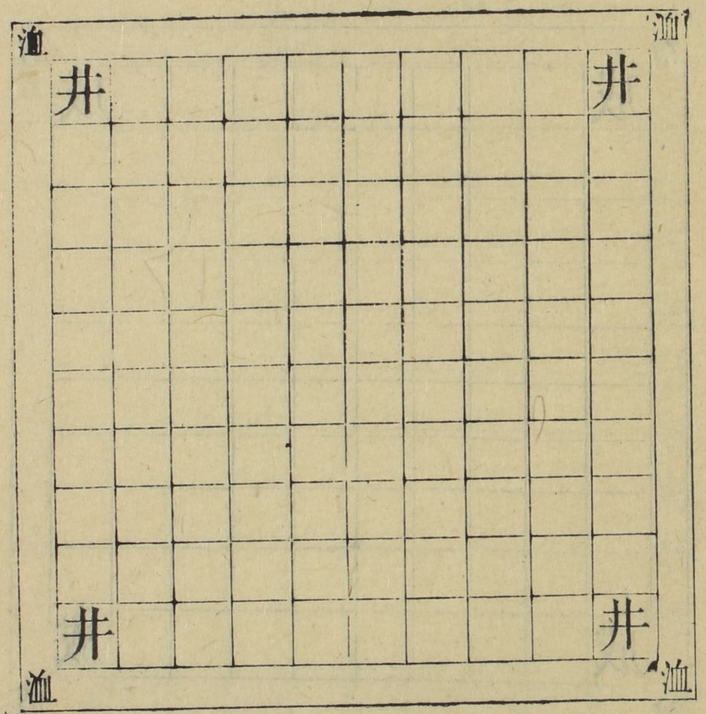
九一而助國十什一使自賦此滕之舊制亦周之舊法遂人之十夫有溝即孟子之什一自賦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其法如此明乎此則遂人之異於匠人又何疑焉

附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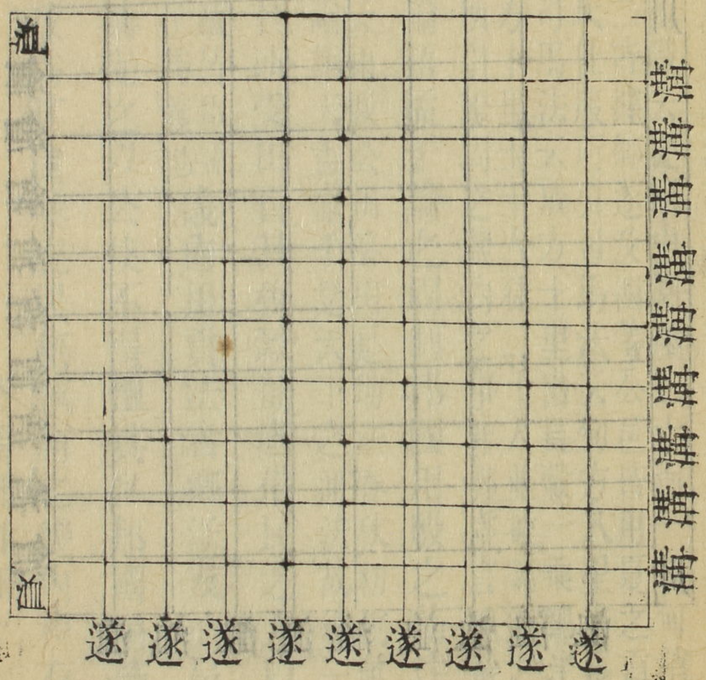
九夫爲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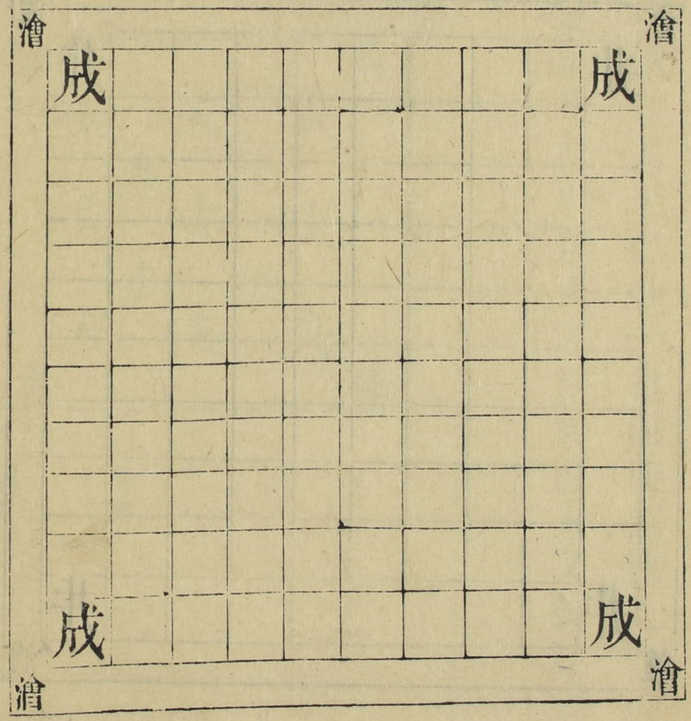
方十里爲成圖



百夫有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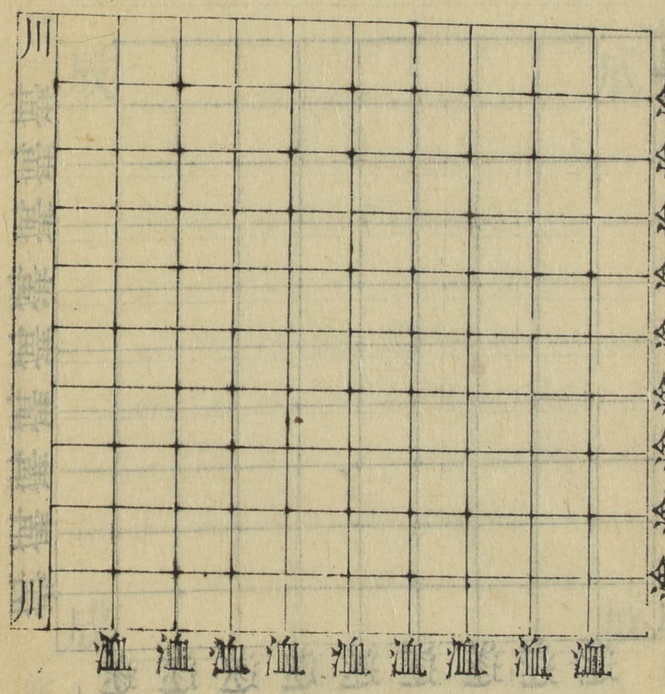


方百里爲同圖



又注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疏按載師職云從國中園廛二十而一及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皆據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夏之貢法云司馬法者按左氏杜服所引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論語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士十人徒二十人並據郊遂之外及采地法未見鄭所引證周之畿內之事非鄭虛言但餘儕所不見耳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疏詩云雨我公田公田是助法春秋初稅畝亦是助法論語云盡徹乎是天下之通法故總云助法不稅夫也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勘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疏皆取孟子為義也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紀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疏謂郊外用助郊內用貢孟子云野

圖川有夫萬


川
澮澮澮

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疏上云畿內畿外據天子總天下大判而言此既引孟子野與國中不同是細而分之邦國亦倣天子異外內也

又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元謂隰泉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左傳疏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何爲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邱出甸賦乃四倍於常議其重斂故書之也

左傳昭四年鄭子產作邱賦注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在哀十一年疏哀十一年注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貲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是一邱出兩邱之稅

又襄三十年子產使田有封洫注封疆也洫溝也

爲井使五家相保又取我田疇而伍之注並畔爲疇

小司徒注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疏井十爲通者一成之內一行十井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爲

通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三十夫之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外內有異故也十成爲終者同方百里之內十行行別十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爲同

漢書刑志法殷周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

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注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注李奇曰提舉也池邑居圜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注臣瓚曰沈斥水田爲鹵也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鹵之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

周禮考工記匠人注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

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溝　又地官小司徒注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

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疏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邱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田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邱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謂禹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云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閒有洫同也皋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邱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邱甸之傳甸治也　箋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時未及

按小司徒邱甸之法與匠人成同之制二者之所以異班氏鄭氏各自爲說班氏謂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若是則成同之中固兼有山川城郭乎鄭氏謂成中六十四井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同中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若是則緣邊之田皆無公田乎且經言四甸爲縣而鄭氏則以四成爲縣經祇言四縣爲都而鄭氏則又推言四都恐皆非經意然則邱甸成同何以有異曰當以經爲斷小司徒曰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匠人曰匠人爲溝洫是邱甸者賦稅之法成同者溝洫之制也各有所當不得强爲牽合　大司徒制地域以其室數制之蓋邱甸者室數

之名而田疇之伍亦準此耳　夫班鄭所據者司馬法也此書乃齊威王時所作在諸侯去籍異學爭鳴之時所言制度多不足信觀其一則曰甸出長轂一乘左氏杜注引一則曰成出革車一乘論語馬注引鄭所引其於成也一則曰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注引一書之言而自相矛盾若此果足以爲據乎

周禮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二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邨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滿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

又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廬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畮之居也元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　疏餘夫奇別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

按趙過代田先儒謂與周官易田不同然亦似可相通試以代田言之上地每一畝耕兩畎萊一畎中地每兩畝耕三畎萊三畎一耕一萊相間下地每一畮耕一畎萊兩畎則與周禮易田之數未嘗不合蓋周禮特總計其數耳非必一夫之地耕則俱耕萊則俱萊也

左傳襄二十五年楚薳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注庀治疏庀訓爲具治之使具也數甲兵注閱數之甲午薳掩書土田注書土地度山林注度量山林之所宜共國用鳩藪澤注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注辨別也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注淳鹵堉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注偃豬下溼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注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地別爲小頃町牧隰皐注隰皐水厓下溼爲芻牧之地井衍沃注衍沃平美之地則如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有九事賈達以爲賦稅差品其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爲表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元云隰夫之地云云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此說也按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爲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故杜不用其說量入修賦注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疏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總言之賦車籍馬疏賦與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賦車兵注車兵徒卒注步卒甲楯之數注使器仗數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

又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都鄙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

又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疏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疏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定受田十二萬家也疏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疏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餘壯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孟子

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士工商家受田五
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　士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一夫
口乃當農夫一人疏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一夫
上云半農人是也其家內無丈夫餘家口
不得如成人故五今餘夫在遂地之中疏謂百里內置六鄉
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疏謂百里內置六鄉
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竝出
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
受田
矣　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
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疏王畿千里
取四同爲百里內除四同三十六萬夫也　城郭宮室差少涂巷
故餘爲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也　城郭宮室差少涂巷
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疏案
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
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
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
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
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
則六而存一指六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

者鄭意通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
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萊地焉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
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
家也　疏以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
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　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
六遂餘則公邑　疏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多少不定
不可計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
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也
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
於三面山林雜有今鄭
且六鄉之民猶可以數
但鄭欲以開悟後人
聊以整數爲算法耳

又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注征稅也言
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
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
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
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
而畺場有瓜

書益稷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傳距至也決九州名川川亦入海　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

論語泰伯禹吾無閒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詩周頌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　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閒有遂云云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左傳哀元年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注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疏杜解牧隰皋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里爲方一里二而當一則得爲五百人矣

大戴禮夏小正正月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　又夫圭田無征注夫圭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注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稅也

詩大雅公劉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徹治也　箋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疏如孟子之言夏曰貢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　集註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

論語顏淵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　疏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宣公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哀公曰

二吾猶不足

按周制助徹兼行而有若專言徹者徹爲時王之制尤所宜遵且言徹則助該之矣非謂徹法同於助也

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左傳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古者什一注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爲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爲耕一百一十畝藉而不稅注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不稅民之私也觀范之注以疏徐邈曰藉借也謂借民力治公田賦藉理亦通從徐之言義無妨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疏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十一也之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注悉謂盡其力

按初稅畝先儒皆以井田言之其實周制井田與溝洫並行稅畝者井田則公田之外履畝十取一溝洫無公田則履畝十取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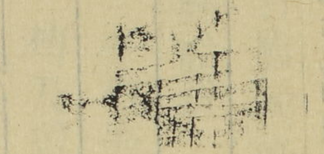
詩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疏疆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正其封疆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集傳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分別地所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集傳疆者定其溝塗也南東其畝傳或南或東集傳詘壟也長樂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

左傳成二年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壟畝東西行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注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也儀禮既夕曰冢人物土昭三十二年傳曰物土方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注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注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願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按集註所引劉氏之言溝洫與井田皆可用但溝洫則萬夫之中其畝縱則俱縱橫則俱橫井田則一井之中其畝縱橫相間賈氏匠人疏乃謂井田之遂有橫無縱其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由其不知縱橫相間之法故有此誤

附圖一

井田南東其畝之圖



南東其畝猶言衡從其畝耳不言衡從而言南東者南東有定位而衡從無定形故也如此圖正視之則中央與四角爲從而四旁爲衡橫視之則中央與四角爲衡而四旁爲從是無定形也然井田之從橫雖無定形而錯綜相形猶得見其爲一從一橫若溝洫則萬夫之中從則俱從衡則俱衡併無錯綜相形之勢尤不可以衡從言矣衡從雖無定形而南東自有定位意古者井中之公田皆爲南畝以示尊君之義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八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涂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九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四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禘祫辨

予慨夫世之論禘祫者紛然無所折衷也故獨以大傳及曾子問爲據闢鄭王大小之妄正杜孔無祫之謬糾小戴時祭趙氏追祭之非作禘祫辨

春秋左氏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疏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祀爲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諦諦而不亂也　傳吉禘于莊

公速也

僖三十三年疏釋例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按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昭十五年雖非禘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元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嘗禘昭穆謂之禘明其更無祫也劉炫云正經無祫文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文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亦於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　疏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案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故知此年大事爲祫矣若然僖二十三年並爲禘祫何得下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爲其初時三年作祫五年作禘大判

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外而立四廟注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諸侯及其太祖注太祖受封君也配五帝也

于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

儀禮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祫事注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

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祫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太廟但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爲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言之得言五年而再殷祭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何妨或有同年時乎知非祫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祫十六年禘十九年二年祫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　按再閏也疏中論三年五年前後兩說而通計之也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藏其主于太祖廟中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疏祫必在秋故連嘗言之然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而云著祫嘗者蓋月卻節前已得立秋之節故也

禮記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注禘謂祭天

又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疏王者夏正禘祭其

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疏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爲禴故畧之

又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注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疏按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祫祭是後因以爲常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大祖廟也是公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明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春禘于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有事禘也僖宣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二年五月吉禘于犆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

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祫在禘前　諸侯礿犆注互明犆礿文禘一犆祫注下天子也　嘗祫烝祫按此經所謂祫乃時祭之祫非殷祭之祫也犆與祫正相對鄭說殊

一祫一祫歲不禘

迂曲不可通

附王制疏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遍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遍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而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遍禮不可用

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

禮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疏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唯卿大夫士有三廟二廟一廟及無廟者舉諸侯言也按必言祫矣下言天子嘗禘是也天子則禮記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疏祫祭在秋大嘗禘祭在夏

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

禘祫一也唐孔氏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

謂之祫天子之禘未祫未嘗不合集羣祖諸侯之祫未嘗不序昭穆互文以見義耳　此言良是先儒既不知禘祫之同遂無以辨禘祫之異今列其說而詳辨之春秋閔公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襄公十六年晉人荅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是皆以喪畢言之故康成元凱以禘祫爲三年喪畢之大祭蓋嗣君即位三年之喪既畢遠主將遷新主將入嗣君於是又初行廟享之禮其不可以四時常祭行之明甚然則喪畢而祭先行禘祫之禮雖微鄭杜言吾固知其必然惟禘之異於祫則未有得其說者鄭氏謂喪畢而祫祫之明年乃禘自爾之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大而禘小劉炫非之曰釋天文云禘大祭

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劉氏之駁甚快而王肅孔晁輩又謂禘大祫小蓋鄭氏說本公羊而不得其解王肅孔晁則不從公羊而別爲之解皆非也夫公羊雖後於左氏比之漢儒猶爲近古其說必有所授未可非也穀梁之說亦與公羊同可見其說有自來矣　然其言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大祫對四時之祫言王制祫禘之祫言王制祫禘時祭之祫小祫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第言大祫不言大禘又上言大祫下言殷祭是殷祭即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再大祫也何嘗有一禘一祫一大一小之別哉杜氏曰喪畢而禘遂以三年爲節孔氏謂杜解左傳都不言祫以左傳無祫語祫禘正是一

祭果爾則禮記云不王不禘亦得云不王不祫乎其說又不通矣或曰禘卽時祭之一戴記有明文焉詩稱禴祠烝嘗乃武王時詩在周公制禮之前而周官晚出因詩言而附益之不得執彼疑此（四明萬氏說）不知王制祭統禘在夏郊特牲祭義禘在春其說先已不同明堂位既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言夏祫秋嘗冬烝將既祫又禘耶揔卽以禘爲祫耶葢自周末文勝諸侯四時之祭有僭用禘禮者儒生習見時事數典而忘其祖故各自爲說信禮記而疑周官可乎（有時祭必更有殷祭說見後郊社篇）夫禘祭原不在時祭之外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葢以大禘禮行之於嘗則謂之大嘗禘曾子問曰天子嘗禘中庸亦言禘嘗之義穀梁傳曰著祫嘗然則禘祫必於嘗歟然謂禘祭不在時祭之外則可謂禘祭卽時祭之一則不可（王制云天子犆祫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烝烝則不祫諸侯禘一犆禘一祫嘗祫烝祫毛萇詩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唯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三說不同王制天子兼之公羊文二年傳何休注云最竝謬殆不可解然毛何之說亦未爲是且王制以特字對祫字義訓甚明而毛何以兼字解特字殆不可也當云天子禘則不嘗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葢天子之禘與諸侯之祫皆行之於秋禘祫是殷祭嘗是時祭於殷祭之年卽以殷祭代時祭而不復舉時祭之禮耳）若夫唐之趙匡則以禘爲追祭帝嚳以后稷配之其說本諸小記大傳而不察其文義也案喪服傳亦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詳味二文乃專

爲廟制言也蓋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小記所謂祖者謂文武也祖所自出則后稷也記但言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朱子謂禘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恐非記意后稷太廟居中文武世室列於左右有配之之象焉更立高曾祖禰四廟是爲七廟大傳本小記而刪去立四廟一句然所謂及其太祖干祫及其高祖者正隱對立四廟言之及者從下而上之辭讀大傳此節須將立四廟句作主腦前後詁意乃明蓋天子以始有天下之君爲祖以祖所自出爲太祖故既有太廟又有二世室諸侯卽以始受封之君爲太祖不追其所自出太公出于四岳齊不以四岳爲駘爲太祖亦不復有配之者則祫有太廟而無世室是以止於五廟大夫亦得及其太祖而其下乃不得具四親廟惟有大事省于其君則祫及其高祖然亦但可干祫干之爲言空也謂有壇墠而無廟也其有廟者不過太祖及一昭一穆三廟而已廟之有五此禮之正說見下篇天子之隆於諸侯者在於始有天下者之上更推其所自出以爲太祖也大夫之殺于諸侯者在于始爲太祖者之下高曾二主卽寄於祖禰廟而無高曾二廟也記意本自昭然今如趙氏之說以祖爲后稷以祖所自出爲帝嚳且不及羣廟之主則小記所謂立四廟大傳所謂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干祫及其高祖者何以稱焉吳幼清因此句爲衍文然則禘祫之異果安在乎曰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諸侯以下不得稱禘矣又曰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大夫之祫猶天子之禘矣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諸侯二昭二穆故曰四廟是諸侯亦稱祫矣吾謂禘祫

皆以祭也天子曰禘諸侯以下曰祫

禘制辨

予於禘祫篇中畧及七廟五廟之說因詳言之亦可與禘祫之義相發明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唐張齊賢言太祖即始祖以白虎通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鄭注詩序太祖謂文王之說謂皆不指祫祭之太祖今按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其說固非然謂始祖即下始有國之君也太祖廟號也諸侯即以始祖爲太祖天子則以始祖所自出爲太祖文王武王周之始祖也后稷文武所自出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王者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士二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疏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士庶人祭於寢注寢適也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

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魯襄公於時冠於衞成公之廟成公是衞今君之曾祖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楚語云日祭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鄭所不用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卽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帛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疏按成六年立武宮是武公之廟不稱世室此魯公之廟也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尚尊周公室也世世不毀也　穀梁傳大室猶世室也

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祧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祔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祔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皇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疏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既多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是毀廟在太廟祫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遷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疏按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於太祖廟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太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蓋后稷與文武二廟皆得稱祖考廟皆得稱祖廟則亦皆得謂之祧也　又疏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　按后稷不名祧者以有太祖而增制則可以預定也　又疏按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

前漢書韋賢傳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　按祭義所言正是周制此云不立廟非也　小記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

王者猶言天子非始受命之王也周之廟制定於成王周公成王卽王者也　立親廟四親親也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　又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按毋逸言祖甲恐非太甲且無太宗之號歆說殊鑿緜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

禮記王制疏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六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按堯舜皆始受命之君故祇立五廟禹與堯同出黃帝故不立始祖廟但四親廟而已緯書之言本無所據蓋想當然語耳殷周者以成湯爲世室也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此書晚出蓋王學之徒爲造

以陰詆鄭氏不足信呂氏春秋作五世之廟說證之王制喪服小記明堂位而皆合必援禮緯及守祧爲據反滋後人之疑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鄭七廟之說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

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遠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按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云大夫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二說不同如必以經之正文爲不可違則二說者皆經之正文也將兩從之乎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蓋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

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爲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按守祧八人恐是每人主一廟又一人總領七廟故八人耳若姜嫄廟自有女祧在未足爲周七廟之證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君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

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
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
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
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
不別其義非也按孔氏云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仍是
王肅之見也夫一姓代興必有受命之主猶
諸侯之有始封之君大夫之有別子其廟皆應不毀不係乎
功德之崇卑也假使暴秦師古制而立廟則始皇之廟亦應
在所不毀此夏后氏郊鯀之義也疏但知高祖之祖父不當
立廟而未明文武二廟所以不毀之故則仍無解於尊卑同
制之嫌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
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
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
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圍亞圍註云周
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圍亞圍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
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朱子中庸或問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
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
漢儒所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
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
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
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
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
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

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
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立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
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
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其王
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
謂之武世室按文武二廟之不毀與殷三宗不同朱子此條
須善會則諸儒之說何異乎劉歆不免
蹈孔疏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之失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
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
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圍亞圍按此說不知何本考劉歆
高祖祖父爲二祧亦未必謂武王克商即已如此若必謂王
者有天下之初即備七廟則諸侯受封之初須備五廟亦思

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當受封之初能備五廟乎據禮記
疏則先儒會有因左傳之文謂高圍亞圍之廟不毀者然則
二圍正與三宗一例乃不毀之廟非遞遷之廟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
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
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
歆愚亦意其或然也趙順孫纂疏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
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之說與王肅同蓋以文武二
廟又何別乎按趙氏之說與王肅同蓋以文武二
世室爲非常廟之數則常廟惟五眞與諸侯無別矣
殷廟六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父昭子穆兩兩相對殷
及則六廟之位置不知若何書缺有
闕不可
考矣周廟七殷廟六者契爲太祖成湯爲世室及四親廟也周廟七者稷爲太祖文武爲世室及四親廟也其藏
祧主之法則鄭注守祧云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
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至祫嘗祫烝之時則文武及四親廟

之主各以昭穆升食太祖廟若大禘則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焉周之廟制如此或謂七廟當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與親廟四皆次弟而遷是爲三昭三穆文武二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吾竊以爲不然爲此說者自王肅始而先儒以爲出於劉歆蓋以肅之言與劉歆相似也而不知劉歆初無此說當歆時廷議欲毀武帝之廟故歆以爲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其廟不宜毀耳其議但援殷三宗爲證絕不及周之文武夫殷之三宗但聞稱宗不聞立廟武肅乃以三宗比文武而以三宗比文武可謂凝得其倫乎蓋文即使立廟亦是殷制周未必然韋元成曰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歆言宗無數則大門之內豈能預留餘地以處之若宗廟異處則昭穆不序故祖功宗德之說亦難盡信春秋成六年經書立武宮服虔以爲寧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武宮定元年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即祭法所謂壇墠有禱焉祭之者也雖名爲宮實不立廟又宣十二年楚莊王祀于河作先君宮以告成事是古人固有偶因一事而立先君之宮者既事則毀之非遂以此爲不遷之廟也故經書立武宮不書立武世室傳稱立煬宮不稱立煬世室且楚之宗廟在郢而莊王所作之宮且儗人必以其倫三宗守成之遠在河上其非立廟可知且儗人必以其倫三宗守成之主猶周之成康宣王也文武開創之君猶殷之成湯也不以成湯比文武而以三宗比文武可謂儗得其倫乎蓋文武之廟之不毀以其爲開創之君耳凡開創之君其廟皆不毀是正法非權禮不得以殷之稱宗不可預爲設數者比也肅以高祖之祖父爲祧不知廟制與服制及宗法相表裏以言乎服則四世而窮以言乎宗則五世而遷此禮達乎上下不以天子諸侯而有異準此則親廟亦不得有

加乎四廟之外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服旣如是祭祀亦當如是七廟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親廟惟四不得有六明矣故祧廟以一爲正其數可增而不可減親廟以四爲正其數可減而不可增大夫一昭一穆合四主爲廟廟雖遞減而高曾祖禰之主未嘗減也二廟也士則併四主於一在祧廟大夫祧廟與諸侯同其殺於諸侯者在親廟義各有當何必專以親廟之降殺爲隆殺乎又肅解祧字其義未確當以鄭說爲是按祭法於天子稱遠廟爲祧諸侯以下俱不言有祧蓋蒙上天子之文也肅旣言天子祭高祖父又以高祖祖父爲祧其意若曰祧者遠也以其爲高祖祖父故謂之遠廟以其爲遠廟故謂之祧然則諸侯以下不祭高祖祖父卽無遠廟無遠廟卽無祧而聘禮何以云不腆先君之祧左氏何以云其敢愛豐氏之祧豈皆僭用天子禮耶鄭注守祧云遷主所藏曰祧此祧字確義也又注祭法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是廟之爲祧因遷主得名遷主藏於遠廟故遠廟爲祧遠廟者太廟世室之通稱也祭法二祧疏第以文武二廟當之非是祭法言天子七廟自考廟至祖考廟僅得其五然所謂祖考廟已兼后稷及文武二廟言之矣又云遠廟爲祧者遠廟卽祖考廟也遠廟爲祧明三廟俱爲遷主所藏益諸侯五廟遷主藏于太祖之廟故卽以太祖之廟爲祧聘禮所謂不腆先君之祧是也天子七廟先公之主藏於太廟先王之主藏

於世室則太廟世室俱得稱祧固不得僅以世室爲祧廟也守祧注甚明賈疏亦謬　祧以廟言不以主言然論廟則自有太廟世室之名因其爲遷主所藏故又謂之祧則廟之名仍指遷主言也記言享嘗乃止此泛指遷主不指后稷文武后稷文武固月祭矣馬晞孟駁疏說謂文武不當廢月祭誤也四時之祭不及毀廟之主惟禘祭則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則此所謂享嘗猶祭統之大嘗禘而非時祭之嘗也　祧廟與親廟異者親廟遞遷而祧廟不遷也若祧廟亦次第而遷則何以別於親廟然則曷言乎二祧曰有太廟之祧有世室之祧一藏先公之主一藏先王之主故曰二祧總之三昭三穆其二即文武世室也世室惟二不可增加不必如劉歆宗無數之說親廟惟四亦不可增加不得如王肅高祖祖父爲祧之說明乎此則廟制定而小記之文亦可得而解矣

郊社辨

知禘祫之說則郊社可類推矣故以此繼之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　疏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示皆禘大祭也有禘稱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

禮記祭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注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注舜當爲嚳字之誤也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春秋襄七年左氏經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

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注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　疏郊祭天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言祈農事者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少牢饋食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於天宜稼于田郊天之義亦由是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郎郊天之祭也其下郎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〻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禮記雜記下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疏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而已　左傳襄七年疏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　按獻子言正月安知非夏之正月乎竊疑魯郊非禮然亦但僭孟春之郊未必以孟春之禮行之於冬至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曰爲尊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又於郊故謂之郊　又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曰以至注言曰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魯禮也三王之郊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案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爲之邱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十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十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十三月上辛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此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按魯郊惟周建寅之月當從杜預說魯雖得用孟春之郊其禮當與天子小異然既三十則不應無建丑之月恐穀梁之說亦未可從也　此記所載是魯之郊禮既非天子冬至之祭亦與天子孟春之郊不同記者誤以此爲周禮故一則曰周之始郊再則曰王被袞以象天周之始郊再則曰王被袞以象天注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以至謂周始有天下冬至祭天適逢辛日也　又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周之始郊日　疏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按乘素車即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之義非用殷禮

又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按祭莫大於圜丘此記所云郊者禘春故以孟春之郊兼用圜丘之禮而誇大之如此蓋魯無圜丘之祭太廟同而稍爲宏敞魯無明堂故太廟得兼象天子明堂之制與成謂推魯禮以言周事信矣郊禮當在遹禮三十九篇中漢儒猶及見之說文每引魯

周易上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疏謂若周夏正郊天配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圜丘何獨缺而不數圜丘以帝以考文王也按祭天莫盛於祖考先王泛指周之天子不必定屬武王

禮記祭法疏案聖證論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元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

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元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學廟是周人尊學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學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即圜丘圜丘郎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學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

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
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畧如此馬昭申鄭曰王者禘其祖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
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太任夢大人死而
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
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
各配其行易曰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
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
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
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
堯胄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
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融
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
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
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
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
又郊特牲疏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
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
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
又徒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
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
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元以祭法禘黃帝

及譽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既以祭法禘譽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譽無廟故知周人尊譽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伸尼當稱昔者周公禘譽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譽配圜丘之文知郊即圜丘圜丘郎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衮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

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十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融又爲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按此疏言冬至之禮作記者遂謂魯郊在孟春不在冬至惟於孟春之郊或參用冬至之郊特爲改啟蟄爲正月日至而郊特牲謂魯郊在冬至故雜記引孟獻子之言既郊日以至又誤以周圜丘之禮釋魯郊也

禮記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疏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

竝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滿百家以上得立社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疏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也又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又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致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注中雷亦土神也

禮記郊特牲疏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殖之功配稷祀之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

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卽地神稷是社之
細別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
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
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
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
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
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
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若是
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
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
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戴養之功故用太

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
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於
郊牛二明知后稷配天故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
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
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
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
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
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
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
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
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

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又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於公社是三也按三者當以仲春之祭爲正猶祭天有九旗圜丘之外當以孟春之祭爲正也

禘爲宗廟之祭先儒無異議也獨鄭氏謂禘有三論語禘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小記大傳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法禘黃帝而郊嚳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於是王肅之徒羣起而攻之按小記言禘郎曰立四廟大傳言禘郎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所謂禘者明指宗廟之祭而鄭氏以爲郊祭謬矣南郊稱禘必無是理若乃祭法之禘則恐非宗廟之祭也祭法曰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兩句之中凡有四事上二事祀天神下二事享人鬼文義甚明今以此爲宗廟之祭則事鬼者三祀神者一且先言禘而後言郊言之無序莫甚於此其不然也決矣故吾竊疑康成之說爲是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以周禮大司樂考之上言

祀天神祭地祇享先妣先祖此非每歲所行之郊社及祠
禴烝嘗乎至圜丘之六變方丘之八變宗廟之九變特別
言之則非尋常之神祀祇祭鬼享故鄭氏曰此三者皆禘
大祭也蓋不特祭天得稱禘即祭地亦得稱禘禘爲大祭
總稱不專施於宗廟大祭猶言殷祭殷之爲義有二曰盛
也公羊文二年注中也周禮大行人注禮之盛者不可數舉必閒歲而一
行之故曰中先王之制禮也有豐有殺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時聘曰間殷覜曰視皆隆殺相閒之意祭祀尤禮之大
者也故有時祭復有殷祭於四時而行殷祭則數數則黷
黷則不敬有殷祭而無時祭則疏疏則怠怠則忘疏數適
均豐殺有制宗廟如此何獨於天地而不然然則郊社乃
每歲之時祭而圜丘方丘者其三年五年之殷祭歟斯禮
也吾於周易豫之大象得之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
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即殷祭之殷作樂殷薦
非圜丘之祭何足以當之王學之徒謂郊即圜丘圜丘即
郊其亦未之思爾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
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郊特牲
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大義天與下文大報本文義正同註訓大爲偏恐非祭之日
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祭法及昭二
十九年左氏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月令仲春
擇元日命民社然則郊以孟春社以仲春而圜丘方丘則
以二至郊專祭日社專祭句龍而圜丘方丘則徧及天神

地祇此殷祭之異於常祭者也或曰圜丘方丘宜在何處
曰祀天必於郊祭地必於社猶享先祖必於廟地官鼓人
云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或謂社當作祇字之誤也以路鼓鼓
鬼享此與大司樂文相應則方丘亦在社也大宗伯以血
無祭地之文方丘在社則圜丘必在郊矣祭祭社稷別
補考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以追享
朝享爲禘祫後鄭以追享爲追祭遷廟之主朝享爲朝受
政於廟按追享當從先鄭之說朝享當從後鄭之說閒祀
猶言殷祭殷者中也閒亦中也朝諸侯於明堂因宗祀文
朝享蓋指此鄭以每月王以配上帝此亦殷祭也
告朔當之恐尚未是又按禮記周公祀諸侯於明堂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鄭氏以來皆分爲二
事絕不相蒙唯長樂陳氏謂因朝諸侯遂率以祀文王其
說近是鄭氏謂明堂非朝諸侯之處周公權用之又以月
令季秋大饗帝爲宗祀文王之禮然月令乃秦法非周制
也秦變封建爲郡縣無諸侯朝京師之事故於每歲季秋
行大饗之禮周制十二年王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其朝
之之處於明堂趙岐注孟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
巡狩朝諸侯之處此其明證也宗祀文王當在此時故孝
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明此時海內諸侯咸在也
則陳氏之說信而有徵矣又覲禮末稱諸侯覲於天子爲
方明壇鄭注云此謂時會殷同也王巡守諸侯會之亦爲
此宮以見之引司儀注爲證是鄭意朝諸侯在方明壇不

在明堂不知方明壇用覲禮明堂用朝禮明堂之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方明壇則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司儀有明文鄭儀禮注非是皆北面而見天子曲禮云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或用朝禮或用覲禮皆臨時斟酌而行之巡狩既然會同從可知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